

四十二之書叢識知界世

慕尼黑會議後的世界



世界知識社編
生活書店發行



M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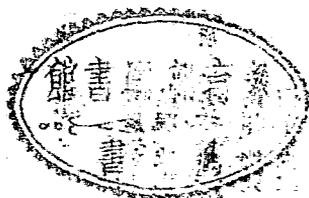
DS-53

28

四十二之書叢識知界世

界世的後議會黑尼慕

編社識知界世



行發店書活生地各



3 1763 3325 4

001-10-2

目次

慕尼黑協定簽訂的經過

- 一、英法出賣捷克的內幕（美·H. Dell）……………張弼譯（一一）
- 二、法國爲什麼出賣了捷克（美·F. O. Hanighen）……………葉啓芳譯（一六）
- 三、德國爲什麼怕懼戰爭（美·L. Fischer）……………葉啓芳譯（二二）

慕尼黑協定的反響

- 一、世界危機解決後的英國政策（英·A. Eden）……………雷生譯（三二）
- 二、慕尼黑協定在經濟上的影響（英·C. R. Atlee）……………雷生譯（三九）
- 三、慕尼黑協定後民主國家的問題（法·Y. Dolos）……………雷生譯（四四）
- 四、危機的開始！不是終結！（意·O. Sforza）……………雷生譯（五一）
- 五、新的國際形勢與西班牙（西班牙·J. Noguin）……………吉士譯（六〇）
- 六、慕尼黑協定後的英國（英·W. Churchill）……………湘漁譯（六五）
- 七、慕尼黑的結算（蘇聯·消息報社論）……………小默譯（七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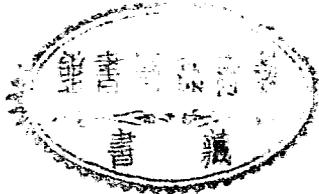
二 慕尼黑會議後的世界

- 一、慕尼黑以後的捷克 (捷克·J. Janak) 母一民譯 (七六)
- 二、維也納仲裁會議的決定 (捷克·P. Myslivec) 无住譯 (八八)
- 三、讓步能使希特勒滿足嗎 (德·K. Funk) 吉士譯 (八九)
- 四、德國下次要求解決的邊境 (英·Professor Setow-Watson) 湘漁譯 (九五)
- 五、慕尼黑以後的德國勞動大眾 (德·A. Aehrenhan) 无住譯 (一〇五)
- 六、慕尼黑以後的波蘭 (波蘭·P. Hasniewski) 呂一民譯 (一一一)
- 七、西班牙不容有慕尼黑協定 (英·F. Jackson) 列地 (一一六)
- 八、慕尼黑以後的法國人民陣綫 (法·J. Faucher) 列地 (一二二)
- 九、慕尼黑協定對中國的影響 (美·W. Lookwood) 慨忱譯 (一三〇)
- 十、慕尼黑以後的反法西斯聯合陣綫 (蘇聯·G. Dimitov) 无住譯 (一四〇)

附 錄

歐洲危機中主要事項日誌 (一六一)

慕尼黑協定簽訂的經過



英法出賣捷克的內幕

美·民族雜誌駐歐名記者
得爾 (Robert Dell) 著

英法政府的出賣捷克，現在已經完成，英法兩國人民在議會中的代表也已追認這罪罪行，而成爲事後的從犯。在法國議會中，贊成政府行動的有五三五個議員，反對的祇有共產黨議員七三人，社會黨議員一人，及右派議員一人。後兩位主持正義的人，實值得我們提出來讚揚一下，這二人是白羅處 (Frere Bloch) 與克里立斯 (Henri de Kozills)。

法國這種可怕的道德破產，是我一生的最大幻想的毀滅，因爲差不多六十年來，法國已成爲我的第二個祖國與我的理想上的家庭。法國人民誠如其他各國人民一樣的，有它的缺點，但他總常是勇敢的，並有極強的廉恥心。我不相信他們在數個星期的期間內，已經突然改變。等到他們知道已怎樣的被懼怯而貪污的政客與受人收買的新聞紙所欺騙與出賣時，我深信他們會轉而怪恨那些出賣他們的人，可是，天啊，這實已太遲了。

讓我們不要欺騙自己罷。這次事件之痛心的可能結果，是法國失去其世界第一等強國的地位。法國的罪惡且比英國爲大，因爲法國是捷克的同盟國，而英國則不是。此外，在過去六年中，德國會數次向捷克提出友好的建議，有一次德國政府提議與捷克訂立不侵略協定，以捷克廢棄對法對蘇所訂的條約爲條件。每次捷克政府都與法國政府商議，法國政府總叫捷克拒絕德國建議，並向捷克担保法國是堅決的站在捷克背後。這樣捷克爲忠於對法國的同盟起見，就失去了同德國訂約的機會，這種訂約的條件，比後來英法政府逼他接受的還要有利些。直至九月十八日，法國政府仍一直保證援助捷克，但到那天，法總理達拉第與外長龐納却竟同意將希特勒與任錫曼的建議提交捷克接受了。在捷克拒絕接受德英法方案之後，英法的駐捷公使即於九月二十一日午前二時向捷總統貝尼斯提出一個哀的美致書，謂捷克如果拒絕英法方案，法國就不擬履行同盟條約中的義務，而只好讓捷克單獨去同德國作戰。

法國這種出賣盟友的罪行，是由左翼的政客造成的。法朗士 (Anatole France) 以前曾經說過，法國的反動派從來用不到自己去執政權，因爲他們常能從左翼中找到代他們執行政策的政客，過去三年中的事實已確實證明這話的正確。達拉第內閣所做的，右派政府從不能做

得到，因為要碰到所有左翼政黨的反對，連達拉第與龐納所屬的急進黨在內。至達拉第與龐納的這次行爲，並不足驚奇，因為達拉第一向如此。在一九三三年即採取類似政策，尤其是他與希特勒進行的秘密談判，在這個談判中，伯里南（F. de Berinon）做牽綫，結果使波蘭投到德國的懷抱中去。

不但法國的急進社會黨要負這罪行的責任，即法國的社會黨及其黨魁勃萊姆，也須分負極大的責任。勃萊姆的道德破產，可說與法國人民的道德破產是一樣使人幻想毀滅。勃萊姆在出賣西班牙共和國以後，現在又來幫助出賣和摧毀中歐僅存的民主國家。捷克現已被摧毀，防禦工程全去，邊境洞開，整個經濟制度又全動搖，無論在政治上與經濟上，都不能過獨立的生活，它必然要變成爲德國的屬國，只要希特勒高興，可隨時併吞它，不過希特勒現在也許不願這樣做。至於所謂英法的担保捷克獨立，那不啻是擊傷之以後，又加以侮辱。那個老實人敢說英法將爲保障捷克所剩留下之領土完整而作戰？我們都知道英法是不會的，捷克人也作如此想，所謂保證，祇是一種極顯明的矯飾。勃萊姆對於捷克的摧毀，尤應担负極大的責任，他在一九三六年就準備好這條路，在英國的壓力下以及爲避免得罪墨索里尼起見，

他拒絕了小協約國對法德二國所提出之訂立互助協定的建議。

這個可恥事件之最危險的部分，是由龐納扮演的。在若干時期以前，龐納一方面向捷克政府保證法國必定援助捷克，但另一方面在私人談話中，他並不掩藏其法國爲丟棄捷克而與德國諒解的主張，他甚至對德國的駐法大使說，他是贊成蘇台德區舉行公民投票的。法國報紙上之失敗主義的與反捷克的文章，也多由龐納在背後鼓勵，他並與佛蘭亭（Flandin）密切合作，佛氏是英國親德派之法國代表，在慕尼黑後，曾致電希特勒道賀。龐氏之極端的大齋氣（Crash），我們從他九月十一日在日內瓦與出席國聯大會某代表的私人談話中，可明顯的看出來。他說，假如戰爭爆發，意大利將與德國站在一起，波蘭至多維持一種惡意的中立，而派兵至西班牙，擊潰佛朗哥，驅除德意軍，尤屬必要。這樣法國就須三面作戰，其艱險無算有如從巴黎愛富爾大鐵塔（Eiffel Tower）跳下。在另一方面，假如讓希特勒向捷克自由行動，則他不久即將成爲中歐的霸主，結果使法國降爲第三等的國家。就龐納自己所說，這將是他的政策之結局，龐氏的態度使巴黎的外交界，也使希特勒完全相信法國不願履行其對捷克的條約義務。

這次終於對希特勒屈服，固然是法國主動（英相訪德爲達拉第所建議），但法國外交之玩不過英國外交也是事實，這在過去三年中就常如此。在我所知道的少數法國人中，祇有法蘭士最明白認識英國的統治階級是世界上最機智、最恣肆而又最無信義的統治階級，他的敏銳觀察幾乎是超人的，他全不受幻想所蔽。即我所認爲最聰明的一些法國朋友，他們也不相信我所說的「同英國的密切合作」，像一九三六年初以來所用方式實行的，結果將是法國的毀滅。我以爲賴伐爾之與德意謀諒解及排擠英國勢力於大陸之外的政策，比較後來人民陣線的政策要對法國有利些，在一九三五年同德國在同等的地位上談判，也比一九三八年可恥的屈服要好得多。但這並不是說賴伐爾的政策就是對的。在二惡之間，法國沒有選擇的餘地，要是巴爾都（Louis Barthou）的政策能够繼續實行，那天法國現在要比前強得多了。

事實上，捷克的出賣，正如一九三五年阿比西尼亞的出賣一樣，是一種陰謀的結局。張伯倫之決意分解捷克，並不是九月十六日在貝斯加登（Brest-Litovsk）張伯倫第一次訪德時與希特勒會晤之地）決定的，而實在是六月中旬他第一次提議派遣一個英國調人到捷克去時即已決定，我在以前的一篇文章中就說過任錫曼是派到捷克去勸誘捷克自殺的，因此希特勒或

可不用訴諸武力而得到他所需要的一切。任錫曼的派遣，法國雖予同意，但一切主動都在英國。十月三日張伯倫在議會中的一段演說，是很有意思的：『自從我就任總理職務以後，我的主要目的是在於謀得歐洲的綏靖與那些使空氣污毒之猜忌與仇視的消除。到調解糾爭之路是悠長的，而且困難重重。捷克問題可說是最後的，也是最危險的問題。現在我們已經跳過這個難關，我覺得向健康之途再前進，也許是可能的。』這就是說，捷克是張伯倫之英德意三國互相諒解政策中之最後的與「最危險的障礙物」，所以必須消滅之，而消滅這障礙物的大困難，是法捷同盟，所以也須把它摧毀，而現在這個大困難已經被摧毀了。

任錫曼的報告書（此報告書雖寫着九月二十一日，但在張伯倫第一次訪德國時，即已提交英國內閣）表明任氏在希特勒正式提出要求以前，已決定主張瓜分捷克，他在有些地方，甚至比希特勒的要求還進一步，例如他建議在捷克領土移割德國以後，『蘇台德區日爾曼人應有一個代表在捷克內閣中佔一個永久席位』。他並建議『……捷克國內之有計劃地鼓吹一種敵視隣邦政策的政黨與人士（即指反納粹黨）應由捷克政府禁止其繼續活動，如有必要，則應採取立法方案，根絕這類的活動』。任錫曼在他的報告書中，承認他極「同情蘇台德人

的要求」，並相信除了瓦解捷克以外的其他任何解決方案，都不是永久的解決辦法。任錫曼的見解自然爲蘇台德區日爾曼人所熟知，並經過他們而爲希特勒所熟知。因此毫無疑問的，任錫曼的派赴捷克，實爲蘇台德人與捷克政府間訂立協定的一種阻碍。任錫曼的態度也毫無疑義的使希特勒相信英國政府絕不會採取任何行動，以阻止他對捷克自由動手。

另一方面，任錫曼代表國中的某些人士，確極力想謀得一種圓滿的解決。當九月二日漢倫往貝斯加登時，蘇台德日爾曼人頗有意接受捷克政府的第三次方案作爲談判的基礎。但九月三日英國駐捷公使紐頓（Basil Newton）通知貝尼斯總統說，他必須接受漢倫的八條要求，此事立即爲希特勒所知，因此即令漢倫拒絕捷政府的第三次方案。張伯倫在他九月二十八日的議會演說中也說過：「任錫曼堅決贊助紐頓對貝尼斯總統的表示，於是貝尼斯只好讓步而提出「第四次方案」，於九月六日提交蘇台德日爾曼人代表。張伯倫於其九月二十八日演說：「在任錫曼之意，這方案幾將加爾斯巴德（Carlsbad）八點要求所包含的一切都包括在內了。」但九月十二日希特勒在紐倫堡發表強硬的演說，十四日漢倫更發表一宣言，謂加爾斯巴德八點要求已嫌不足，而進一步要求捷克的瓜分。他隨即逃往德國，進行組織蘇台德

人義勇軍，進攻捷克。等到漢倫及蘇台黨其他極端派領袖補逃亡後，留在捷克的溫利派領袖，有意與捷克政府妥協，要是他們能够自己作主的話，很可能會商妥一種解決辦法。

希特勒紐倫堡的演說，雖很橫暴，但他並不願意挑起一個大規模的戰爭。歐洲外交界的意見，都一致以爲如果英法蘇三國聯合對希特勒說，德國的攻擊捷克，即爲對他們挑戰，那末希特勒決不敢作如此冒險。但英國政府堅不作這種聲明，因爲張伯倫甯願捷克瓦解，以實現其親法西斯的政策。最重要的是他不願蘇聯合作。希特勒雖不想挑起大規模的戰爭，但他也許竟發狂而與英法蘇作戰之某種危機是存在着的，尤其是他像在紐倫堡發表狂妄的演說時，而反德戰爭要能獲得勝利，自然有賴於蘇聯的幫助與英法國內有組織之勞工階級的後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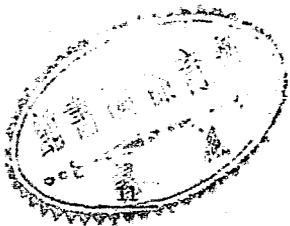
這於英法統治階級有什麼危險，他們當然看得很明白，因此他們不敢作此冒險。不過希特勒要真正挑起戰爭的機會却並不大，他當然不能把意國的幫助計算在內，因爲意國一般人民都以爲他們如因幫助德國而捲入戰爭漩渦，則法西斯制度就有傾覆之虞。換說意王不願簽署勸員令，而甯願禪位以反對戰爭，這話是很可相信的。

至英國所提供的一切保證，其措辭都留有隨時脫卸保障捷克責任的餘地。九月十一日英

政府對外國新聞記者的正式聲明說，英國不能立於一個「威脅着法國領土完整的」大規模戰爭之外，但在怎樣的情形下法國領土完整才受威脅的問題，則全由英政府決定。九月二十六日英國外交部所發表的聲明說：「如英國首相的一切努力無效，而德國果進攻捷克，則結果法國必立時被迫出而援助，而英蘇二國必將爲法後盾。」

這些話像英國以前關於這問題所發表的聲明一樣，把訴諸戰爭的全部責任都放在法國政府身上，可是認識達拉第與龐納之爲人的，都知道他們沒有勇氣担起這責任。像達拉第在議會中所自供的，於九月十三深夜打電話給張伯倫提議各國負責當局應舉行直接談話的就是他。很顯然的達拉第願意自己一人或者偕同張伯倫到德國去見希特勒，不過後因張伯倫堅主一人去，於是達拉第也就讓步了。

當英國的輿論已逐漸主張強硬對付德國的時候，爲什麼法國政府的態度竟會突然這樣軟下來呢？這並不是軍事的理由，因爲法國參謀總長甘姆林將軍（Gamelin）已經報告政府說，法軍已準備好作戰，並說德國戰敗的機會很大。據我的意見，法國屈服的原因，是達拉第與龐納二人無論在任何形勢之下，根本無意作戰。張伯倫於九月十七日自貝斯加登飛回倫敦，



第二天達臘二人即飛往倫敦，由英國告以希特勒與任錫曼的計劃。他倆回巴黎後，達拉第即說他們因受英國的壓迫，不得不讓步接受，但這話是不真確的。事實的真相是這樣：英國外相哈里法克斯與樊西泰（Vansittart）都反對希特勒與任錫曼的計劃，尤以樊氏反對最力，這時達拉第雖願納能幫同反對，則張伯倫當被迫屈服，但他們倆却助張伯倫而反對哈樊的主張。

龐納於九月十八日在倫敦與英國談話時並完全假造與李維諾夫談話的內容，龐氏說他九月十一日在日內瓦與李維諾夫晤會時，李氏曾告訴他俄國不能為保衛捷克而捲入戰爭的漩渦。事實上，李氏所說的，却正與此完全相反。龐納並將這些謊話告訴他的內閣同僚。又他在倫敦時，曾携有甘姆林將軍的報告書，這報告書的首數段說明法軍的弱點，其餘數段則指出法軍的特點，結論並謂法軍已準備作戰及有戰勝德國的可能，可是龐納祇將前數段饋給英國聽。在龐納回巴黎後，又向某一部報紙放出空氣，說法國政府已要求俄國舉行軍事談判，但被俄國所拒絕。這個事實的真相又完全是相反的，在李維諾夫勳身往日內瓦時，他就建議與法國舉行軍事談判，在九月十一日與龐納會見時，又重提此論。李氏在日內瓦國聯大會與國

聯第六委員會二次演說中，更公開聲明俄國願履行其對捷克的一切條約義務。當九月二十二日張伯倫在德國哥德斯堡（Godesberg）時，菲爾爵士（Lord de la Warre）會奉外交部命令在日內瓦會季維諾夫，李氏又提議舉行軍事談判。等到張伯倫自哥德斯堡回倫敦時，法蘇間的一切接觸即立刻停止。所以法國政府直至最後時機，甚至在它表面上準備作戰時，都拒絕與蘇聯舉行軍事會議。上面這許多事實，我以爲是法國政府不論在任何形勢之下根本無意作戰的有力證據。

根據張伯倫自己關於哥德斯堡談話經過所發表的聲明，他是願意接受希特勒的最後通牒的，他離開哥德斯堡時會對新聞記者說過：「現在一切問題都待捷克決定了。」不過這個最後通牒會在英法二國中引起了輿論極大的憤怒，使張伯倫與達拉第無法接受，因此他們就決定用戰爭的恐怖去威嚇他們的人民以便讓他們去投降德國。當時英法二國所進行的軍事準備，祇是一種極端浪費的假戲，一方面以散佈恐怖爲目的，一方面則使張伯倫與達拉第二人扮成爲拯救歐洲和平的救主。

世界最後議會黑尼基

據達拉第十月四日在議會中的聲明，最先提議召集四強會議的，也是法國。九月二十六

日張伯倫派威爾遜爵士 (Sir Horatio Wilson) 携親筆信往見希特勒，第二天帶回來的希特勒回信說明沒有讓步可能。於是在二十七到二十八日的夜間，達拉第與龐納就打電話給駐柏林法國大使龐賽 (Henri Poincaré)，叫他立刻去見希特勒，並對希氏說，法國政府擬同意「擴大附九月廿九日英法方案的內容允許德國於十月十日進佔捷克所須割讓的全部領土，這樣，法國政府在那天就已完全對希特勒屈服了。在同一時候，達拉第與龐納又打電話給駐倫敦的法國大使龐賽叫他去要求外相哈利法克斯命令英國駐德大使轉求墨索里尼贊成召集四強會議的提議。

到了九月三十日張伯倫親電希特勒，說他能够立刻獲得一切必要的條件而不致發生戰事並建議如希特勒同意再至德國會同捷克政府及英法意代表與希特勒商討移交割地的條件。張氏說：「我深覺我們能在一星期內獲得解決。」在事實上，他們在二十四小時內就達成協議了。國運協定祇是對希特勒的投降，同時張伯倫又向墨索里尼發出呼籲，據云希特勒曾墨氏的要求並會延遲動員令二十四小時，這事的真相如何很難說，因為德國最早已動員了。至於墨索里尼的代表斯希特勒所拒絕出席，張伯倫也答應了。

現在四強會議後，法國是在一個可憐的地位上了，她失去了最後的同盟國，也沒有一個友國留在世界上。捷克防線的毀滅，在德國攻擊法國的場合時，實等於使德國得多出三十五到四十個師團的兵力去攻擊法國，過去法國歷屆政府之所以阻止捷克同德國訂立友好協定，就是爲着這個原因。恐怕不久以後法國即會被迫着感到他在幫同出賣捷克以後，他們自己也要來一次民族的自殺了。我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四日本刊一文中，曾說過英國政策的目的，是在迫使法國放棄其在萊茵河以東的一切義務，而祇把它侷限於西歐一隅。現在由於法國當局的感策懦弱，英國的政策已完全成功了。在慕尼黑會議中，張伯倫導演了最後的一幕。他與希特勒簽訂了不戰宣言，事前既未與法國協商，也未徵求英國內閣同意，這與過去英德海軍協定一樣的，是對於法國之極大的不忠實行爲。英德不戰宣言說明二國人民永遠不願再相互作戰，可是當法國被德國攻擊時，英國是有援法的義務的，這時英國將怎樣處置？我們可以下一個結論說，這條約將如法捷同盟條約一樣的在無形中作廢嗎？

毫無疑義的，英法的友誼因慕尼黑的屈辱和平而減弱。世人對於那些被他們所欺騙的人們，總是看不起的，在英國官場中，現已流露着輕視達拉第與龐納的態度。英國的人民已經

在說：「我們沒有受辱，因為我們同捷克沒有締結義務關係，但是法國却受辱了。」現在上
降的整個罪名又將比前更有理地放在法國的身上了。（張弼譯自 The Nation, Oct. 29, 1938.）

法國爲甚麼出賣了捷克

美·新共和雜誌記者
漢尼干 (F. O. Hartranft) 著

法國應當扭負出賣捷克的主要責任。即使張伯倫開頭便爲這種目的的工作，即使英國的統治階級大部份幫助他，然而法國不能夠歸罪英國。每一個負責任的法國觀察家都承認英國從來沒有暗示過在戰爭的時候英國不會幫助法國。沒有一個法國的反動家，從反捷克而轉到祖捷克的態度，有如哥德斯堡事件後的著名王黨編輯者加爾文 (T. H. Carlin) 做得這樣動人的。在危機中間，我從英跑到法，立刻發生了一種感想，因爲法國報紙，若和英國報紙比較，有一種顯然的弱點，就是沒有堅強反對希特勒。不，法國的弱點就是使希特勒成功的主要原因。

外交部長龐納在這幕不幸的悲劇之中，扮演一個丑角。他堅決地反對對希特勒採取堅強的態度，反對對其不信任。他命令英政府懷疑法國對戰爭的軍事準備。

例如，有人說他把甘噁林將軍的報告送給英國政府看的，是一部份關於空軍的缺點和其他的短處之批評，而却把對於法軍比德軍的眞確優越性的那一部份保留不發。最後，他完全沒有經過內閣批准，便壓迫捷克，接納貝斯加登（Beskyaden）會議後的英法條件。而一切都爲的是完成與法蘭亭（Mandl）勾結的一種政治陰謀，對於他的報酬，便是首相一席位。

首相達拉第也要分担龐納之罪過，雖然他沒有這樣可恥的動機，他只拘於形式。他是一個平庸的急進派政治家，他以前的記載供給這個解釋。在一九三四年二月暴動之時，他表現了他的傳統的狐疑不決的性格，當時他已是首相了。其後他已沒有了信用，他於是跳上人民陣綫的四輪車，而且使用他傳統的法德接近的政策爲踏踏，以達到獲得政權之目的。所有這些，到捷克危機達到頂點之時，便陳列在前面了。在致命的九月十三日事件，他曉得他的內閣對於動員問題已呈分裂的見解，而且祇有乞援於「無不願意」（all-too-willing）的張伯倫，以任何代價，和德國求和，才能够解除困難。

但有一點是要陳述的，便是他所領導的一個國家，也像他一樣地狐疑不決。從右派到左派，從頂層到底層，法國完全是搖擺不定的。右派中發展了尖銳的分裂。兩家大財閥報紙，

Journa Industrielle 和 Petit Bien 都缺乏一種堅強的立場。她們的理論之反對者爲鋼鐵公司 (Comie des Forges) 機關報 Le Temps 和其他的財閥的代言人。國家主義者和主張一堅強立場的反動者像加里利司 (Kerillis) 巴爾 (Bure) 和潘汀納斯 (Portinax) 等，都爲 Journal 的巴爾倍 (Bauby) Martin 報的羅山納 (L'ausanne) 和 Intransigent 報的法伯利 (Fabry) 等所反對。其他的人，像羅克上校 (Colonel de la Roque) 一流人，即在他們的刊物之中，採取一種完全不可領會的政策。在這種出版界的紛亂中，賄賂行爲自然發現。有人說，好一些態度混亂之報紙，實際是反射出一種從萊茵河彼岸拿來的金錢和政府秘密津貼費之間的鬥爭。

像一個真實的急進派機關報一樣，人民陣線的 L'oeuvre 報，當這個危機發現的時候，便退縮了（這像是證實了那些說她已售與一個法西團體的報告）。她在塔布衣 (Genevieve Tabouin) 夫人的堅決反法西論文之旁便排列着一束反對戰爭的題目。今日她還表現出她的特點，就是拋棄一筆款，贈禮物給張伯倫夫人！社會主義的出版物也自破陣線。這一個黨的徹底和平主義的傳統，打倒了她的一向表示堅決立場之決定。勃萊姆 (Blum) 呢，據他的一個題

友告訴我說，他之讓步實有兩個原因：（一）他是一個猶太人，假如他採取一種鬥爭的方法，他怕會發生反猶太主義，便打消他和他的黨徒的力量。而且（二）他內在的和平主義在壓迫之下便跑到表面來。所以左派在瀕危的時候便搖動了——只有共產黨是例外。

但事實上，無論共產黨、人民陣綫，牠所以引起的精神，都不能像從前那樣使人服膺，把西班牙的問題轉變而成爲一種政治的足球，勃萊姆的連續失敗，和人民陣綫政府對於反動的讓讓，已經把人民陣綫政府顛覆了。沒有一個人看見了人民陣綫在七月十四日的巡行而能够不去注意旁觀者行列之稀少和巡行者的無精打彩的神氣的。人民陣綫之神髓已經失去了。

動員令不獨不能操作人民的國家主義的精神，倒產生一種差不多相反的結果。部份動員，只把某一部份的後備軍召集到營裏，所包括的有很多中年的人。在第一次動員，我遇見一個四十九歲的人，他的一個兒子却沒有召集。一個發賣新聞者對我說：「這種動員是沒有好處的——因爲戰爭還沒有開始，這是無意義的。」我看見這些後備軍面帶愁容地踏上東車站（Gare de l'Est）的火車。親屬們流着淚或悲哀地揮手送別。一方面是和平主義者，他方面是人民陣綫的最後的掘溝者，都企圖在羣衆中發動示威巡行。然而都沒有什麼反應。後備軍

只服從命令，盡忠職守，然而沒有熱情。

不過，假如有一個爲果決的人物所領導的堅決政府，則這種精神或會不同。後囉軍一穿上制服，立刻便習得了一種良好的「在營精神」(esprit de Corps)。從馬奇諾陣綫回來的人，訪員報告說，一般軍士都準備戰鬥，而且有勝利的確信。所欠缺的只是一個實質領導的人而已。這樣的一個人之必須是鐵錘的則全無異議。在玩弄這場撲克牌戲之時，這顯明是戰勝德國的唯一要素。可惜缺少了這一點，於是其他的一切，由一般輿論的紛紜和矛盾，到外交政策之威嚇的無能，都顯著地繼續產生了。

說到不幸的將來呢，則現在已顯出種種不安的效果了。在復員及和平的安穩之後面，一個人可以清楚地看見工人之中，不獨唾棄他們笨拙的政府，並且對於「民主」「反法西斯」及其他一類口號也消失了幻想了。其他的方面呢，他的刊物已經提出了下述的不祥的詞句，如「應該建築起一條經濟、社會和政治的馬奇諾陣綫」，「秩序」，「工作」，「生產」(其意義是制止罷工、較長的工時和較少的工資)，作爲腐敗的刊物的主要題目。左派的最近寵兒克里立斯 (Kerilla) 現在要求一個「極權獨夫共和國」(authoritarian Republic) 以保護國

家，抵抗德國，而我至少已聽見有兩個自由派的刊物贊成她。觀察家預言勞動總同盟（C. G. O.）很快便會遭遇地的生命之鬥爭，而一個產業無秩序的時代將會出現。雖然法國在將自來無疑地會碰着國外的更多的困難，不過她國內的困難必證明是更為厲害的。（葉啓芳譯，

New Republic, oct. 26, 1938.）

德國爲甚麼怕懼戰爭

美·民族雜誌駐歐名記者
斐文畢 (Louis Fischer) 著

他們說他們救了和平。他們實在是救了法西斯主義。假如歐戰確是危機爆發的話，他們才是救了和平，然而這裏却全沒有歐戰急迫的證據。德國沒有準備作一場主力的戰爭。希特勒的海陸軍將領告訴他這樣，他也曉得這是真確的。當夏季的軍事演習開始之時，駐德英國通信員報告，因爲德國陸軍軍用品之增加，使柏林的糧食也缺少了。十月七日，倫敦每日電報 (London Daily Telegraph) 的慕尼黑代表拍電回報社說，「在佔領 (蘇台德) 這裏的軍隊移動，因爲缺少運輸汽車，發生阻碍，又因爲同一的理由，住在德國好些要塞城市和好些佔領地的居民都經驗着一種真正的糧食恐慌」。假如這是和平時代軍事演習和爲期只有七天而且毫無抵抗的軍事行動的結果，那麼，幾週月的真正戰爭將會有怎樣的影響呢？

德國人民是在戰爭的恐怖中，宣傳部長戈培爾在十月十一日指出「好些知識份子」當危

懺悔的幾個星期中具有「壞的神經」，秘密的反對戰爭的宣傳令執政者異常困擾。所以九月一日，黑衫警衛軍的機關報 *Der Angriff* 攻擊「黑暗的人物」，散佈謠言，「其目的不外要造成戰爭的心理狀態以擾亂人心」。這一個重要的期刊，還指出有人企圖散佈恐怖：「他們秘密談論饑饉、戰爭、和大批的死亡。」

同一刊物在九月二十二日指出「非政治的駝鳥」之「近視」的意見，他們問道：「現在爲什麼這樣呢？爲什麼忙忙呢？在奧國的場合，我們不是等到果子成熟然後採摘麼，爲什麼蘇台德區的德國人不能夠再等幾年，等捷克自己分裂呢？」這些「駝鳥」必然爲數很多，令 *Schwabing House* 要把他們的意見刊出來，并且企圖答覆他們。牠從而解釋說：「問題不止牽涉蘇台德區，牠所牽涉的多得很呢。」（這即是說，必需顛覆西方的民主政治。）

保守派的倫敦每日電報的外交記者，偕同張伯倫到了慕尼黑，拍電回報社道：「我深深相信，就是希特勒，也決不能夠領導德國人民投入一場大戰之中。」一般的情緒和經濟的境况明白宣告這樣的一種冒險只會加速災患之來臨。一個住在德國的匿名的德國人在一封信中描寫當時德人的心理，「我們所經過的是一個怎樣的一週啊，我們不能夠描寫出我們的心理

痛苦……人們已沒有多少精力做別的事情，人們機械地食他的飯，但確把全部時間化在聽無錢電播音一事上。這封信後來刊在十月十二日的倫敦泰晤士報（*The Times*）上。據開紀事報（*News Chronicle*）的柏林通信員說：「對於將來戰爭之恐怖，在德國消生在英國遠更厲害吧。」

希特勒先後在紐綸堡（*Neuburg*）和柏林誇張地說：一九三八年之德國已非復一九一八年之德國。不，而非復一九一四年之德國。一九一四年，德國人帶着滿滿的肚皮，健全的紳士，充份貯備的原料、金和外國貨幣的供給，一種全國一致的愛國心，一個偉大而堅決的同盟參加戰爭。但是去年的九月，當第二次戰爭企圖威脅的時候，德國人民營養不足，又爲嚴重的神經緊張所苦，牠的原料就在和平時候也不够用。一代用品和繭製品已被應用。牠沒有貴金屬和大量的海外銀行存款，足供必需品之購買，大多數市民因爲宗教和政治的理由，離心離德，而牠的同盟國意大利正在破產的邊緣。一種歉收所苦，又投身於兩次戰役之中，毀壞的有限的活力，所以，對於這位最近以威脅的姿勢出現於白里納隘口（*Belmont*）的軸心盟友，是不能夠有什麼熱情的。德國防軍也決不能夠在幾個戰場上相規規戰爭。單

露空軍是不能够成爲一種軍隊的，捷克斯所具有的經過訓練的預備軍，其數目差不得和德國一樣多。在這樣情勢之中，我們對希特勒胆敢企圖挑起歐戰與否，抱有疑問，並不是沒有理由。

在捷克危機的最後一個星期，墨索里尼公開談及德捷間一種地方性戰爭之可能性。是的，希特勒看見這種可能性。他可以利用那些在夏季演習時召集的人們來壓碎捷克。如果他預期發生一種較大的衝突，他就要頒行一個總動員令嗎？關於這問題有一連串的事實顯示出來。九月二十三日，捷克正在決定拒絕哥德斯堡（Godesberg）的條件，頒行總動員令，而法國也公佈局部動員，但德國却沒有召集後備軍以應付這新形勢。九月二十七日，英政府正式宣佈，如果德攻捷克，法俄英三國會反對這種侵畧。九月二十八日晨早，英海軍動員，但是法國還沒有動員。自然，德國官方通訊社在九月二十八日曾經說過：「德國會要求捷克政府務於本日下午二時以前答覆德國的最後通牒，這個報告是完全無賴的。一切以這些報告爲據的假設，例如，假如過了這個時間，而還沒有接到滿意的答覆，則法國公探動員的行動」——當然也是創造出來的。——這種對於一種總動員急切傾軋的否認已指出德國大抵是不會挑

起一場大戰爭。

在同一個早晨，希特勒告訴張伯倫的個人代表威爾遜（Sir Horace Wilson）爵士，說他會在第二天下午二時動員。這個消息却從未在德國發表。而且也從沒有頒發過動員令。這是希特勒之虛聲恫嚇嗎？希特勒曾經見過張伯倫，而且明白他；張伯倫告訴國會這樣。他在九月二十七日下午八時曾經聽過張伯倫的演說詞。首相的聲音間斷了好幾次，而且他似乎是要哭的樣子。希特勒不相信張伯倫這個人會按着電鈕，把英國投入戰爭的。德國之八月演習，業因區堡壘之加速建築，和希特勒幾次威嚇的演詞，已經把張伯倫從飛機帶到貝斯加登去，而且英國便第一次出賣了捷克。希特勒在貝斯加登要求他接納民族自決的原則，這就是等於把蘇台德從捷克脫離。張伯倫在九月二十八日的衆議院內說道：「他（希特勒）後來（九月二十一日在哥德斯堡）告訴我，他在初時決想不到我會再去見他，而且對他說，那個原則是接受的。」衆院議員都大笑。首相覺得在這種大笑裏包含着遠責的意味，所以他又解答道：「我請求尊貴的議員諸君不要以為他是存心欺騙我。」究竟是不是，天曉得！但當張伯倫把希特勒所以爲是一顆巨大而苦味的藥丸吞下之時候，希特勒曉得他可以再進一步，所以在哥

德斯堡的時候，他便提出更大的要求。這使張伯倫「深爲震驚」。不過希特勒現在已經把個英國的政治家的長短估量清楚了。假如軍事演習和激烈演說便能夠產生貝斯加登之降服，則德國總動員之形勢自然會把哥德斯堡的條件強使張伯倫吞下咽喉裏。這種希特勒的計畫實際上證明其真確。因此，這些在哥德斯堡令張伯倫發生震驚的條件，在慕尼黑便加以多少足輕重的修改而被接納了。其結果，則德國國防軍所得的土地比希特勒在哥德斯堡所要求還多。但倫敦方面却沒有提出抗議。

當張伯倫接得威爾遜爵士關於動員威嚇的報告後，張伯倫馬上給希特勒一封信，於九月二十九日清早拍發，說道：「我確實感覺到你不必戰爭和延擱便能夠獲得一切要件。」這一映在三大強國企圖抵抗侵略的聲明的表面上的堅決態度和表現於海軍動員的決心，在希特勒的不斷的挑戰的表示之前，今已無影無蹤了。

張伯倫寫信給希特勒之後，動員便沒有必要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在這個星期中曾經在長途電話談話過幾次。九月二十九日，墨氏請求希特勒把威嚇的動員延展二十四小時。誰曉得那不是希特勒暗示墨索里尼提出這種提議的呢？無論如何，已經提出之動員令便立刻延期

一日。在這個時間之中，張伯倫和達拉第都在慕尼黑，瓜分捷克的一幕戲已排好了。

倫敦在危機嚴重時掘戰壕，巴黎熄滅燈火，柏拉格（Prague）早已燈火管制，法國且把飛機移到秘密機庫去。德國呢，完全沒有採取這些警戒的手段。真的，大砲在柏林的大街上示威地拖曳着走，但卻沒有要一般平民來參加這種戰時必要的措施。倫敦「經濟學者」雜誌（Economist）的柏林通信員寫道：「德國正在從事各種工作，令人相信他決意參加大戰，實則他是決不戰爭的。」

希特勒透澈地推算過英法二國決不願採取有力的步驟以反對侵略者。他從滿洲、阿比西尼亞、西班牙、和奧國等事件，獲得了一種教訓。有名字的英國人在過去的幾年間，曾經反覆地告訴他，說在英倫的危機中，是不會爲捷克而戰爭的。將來總有日子會印刷出他們的信札。至於法國政府所感覺的又可以在石屋（Lea Jorhax）的記述裏顯示出來。石屋是法國總工會的領袖，他會把會見達拉第的詳情描寫出來。石屋提及法捷協約。達拉第答道：「是的，我們確爲協約所束縛，然而協約是可加解釋的。」石屋說：「法國恐不會「解釋」你的簽字吧？」他們繼續辯論，直到後來，達拉第叫道：「傾耳聽吧，我讓你讀讀甘姆林（Gammelin）

甘姆林) 將軍的一個報告好了。」甘姆林是法國參謀總長。首相開了一個抽屜，把文件取出來，念出第一頁，裏面敘述自從薩爾(Saarl) 歸還德國，萊因區重整軍備，與歐併之後，法國所發生之軍事困難。石屋也承認這些變遷的情境。「但是繼續念下去吧，」他堅持地說：「甘姆林怎樣建議呢？」達拉第念到甘將軍的結論：「雖然具有這些困難，但是必須干涉的。這真是軍人；但政府的首腦却願意「解釋」條文，而決定法國外交政策的却是政府了不是軍人。」

假如達拉第自由地將他的反對者石屋表示自己的意見，他必同樣地對他入說過他的見解。但如果希特勒沒有接獲報告，不曉得希特勒之情緒，希特勒要關員及政黨領袖們所抱的同樣情緒，那才是奇怪的事。法國很多報紙，像在英國一樣，對德方劍無不應為拯救捷克而作戰。所以希特勒便賄他的錢牌，直至最後為止。希特勒是騙機智的本體所領導的。他的動員的威脅便令英法三國的聯合陣陣奔逃。實在呢，里賓特洛甫的報告，早就預見到這種降服了。他自己研究張伯倫及各種事實令他備有冒險的胆力。十月十一日，戈培爾承認「元首及他的顧問們進行一種冒險的政策。」但他說：「假如一個人不去買一張彩票，他是不會中

彩的。『這算是魯銀的故事。希特勒是贏了他的對手的神經衰弱和英法政府不願意厲害地妨碍他的行動的態度而下注賭博的。』

勃魯司亞格德（Bruno Loebner）說過下述的故事。一個南斯拉夫外交家和戈林將軍談話，會時承認這種德國方法到底會挑起西方列強之忿怒的。戈林說：『嚇，你只把你的拳頭重重地擊在我的桌面。民主國家雖會在議會裏發出多少的演說詞，但此外便一點事都沒有了。』

（章啓芳譯自 Nation, Nov. 12, 1933.）

慕尼黑協定的反響

世界危機解決後的英國政策

英·前外相保守黨青年派領袖
艾·登 (Anthony Eden) 著

歐洲已經捱過了一個深刻的情緒緊張的時期。在對於迫近的戰爭的普遍恐怖之後，繼之而來的是普遍的緩和，至少，也獲得了暫時的安靜。但是在緩和甫經過去之後，就又開始發生對於將來的焦慮了。同時，更抱着一個避免那最近幾星期中所發生的殘酷的災禍重復降臨的決心。這種災禍的降臨的確是英國以及其他相同國家所深惡痛絕的。這也就是那入數日增的焦急的大眾所以開始注意着新的未來的緣故——由於過去數星期所發生的事件，道新的未來在現在就要預防着的。

這也還算是不錯。因為我們雖禁不住有鬆了一口氣和感謝的情緒，而決無歡欣的理由，更談不到驕傲了。沒有人能够在讀到貝尼斯先生辭職的消息時而沒有一種惋惜甚至是恥辱的情緒的。因為這畢竟是他的政府在緊急關頭對於和平的貢獻。捷克政府把歐洲從迫近的災難

裏救了出來，在文化上負着一筆永不能償的債。

最近事變在我們的意識裏引起的種種反省之中，其最使人踴躍的就是：所有這些變動事實上是在武力的威脅之下造成的。假若我們把牠解剖一下，則赤裸裸的事實就會顯現出來。自從所有的國家因凱洛克公約的簽字而決定永不訴諸武力以處理國際糾紛的那一天起，我們就已經陷入很深的泥潭中了。現在，除了武力的規律外留在歐洲的還有甚麼規律呢？國際的水準是低降了。

針對着這些發忍的現實，我們還能確定出一個實質的收穫，那就是歐洲的人民已經顯明地——甚至熱情地——表示出來，他們自己是渴望着和平的。不論我們對於這句話的信心如何，德國人對於英首相的歡呼就是一個毫無疑義的證明。德國人民是很歡迎他的。在他盡其全力於最後關頭以求避免戰爭時，他們是很歡迎的。

從這種反省看來，我們必須對將來加以考慮。沒有一個人敢於說我們是走出了險境，許多人更害怕着我們是更加危險了。不過，不論所採取的觀點如何，大家都有着一個廣泛的希望，就是切盼着能發動巨大的、舉國一致的努力，來保證英國永遠不要再陷入一個同樣地位

的泥途。在這一方面說，全國的確是聯合起來了。同時：在大部份的民衆之間，也有着一個很真實的志願，願意把力所能及的一切都貢獻出來以增進國家安全的感覺。其次，更可以由一個廣泛的需要的表示上證明出來。他們希望英國重整軍備的步伐要加速起來，尤其是關於空軍和防空這方面。

許多人還抱着一種堅決的信念，認爲在民衆方面還得要有種組織，不論是採取國民兵役制或其他種的組織形式都可以。這能使英國在應付將來必然發生的危機時，能够在這一方面比較以前幾個星期時組織得更好一點。爲了要達到這種目的，每個人都得要有相當的犧牲。但是在過去的實例之中，英國民衆假若真正認清了需要的真實性時，是從來沒有不願意接受這種犧牲的。還有一些人認爲在這種時候把黨派之間的明爭暗鬥減少到最低限度該是一種國民的天職。同時深信假若民主能够繼續存在，他們必定要表示一種毅力和熱情，足以和開種政府形式所引起的情緒相抗衡。

在英國民衆的心目中，今日當前的兩個問題就是外交政策與國防。顯然地，這將是一個無價的收穫：英國人已經能在這些問題上得到相當的意見一致了。這是不可能的麼？自然因

雖是很顯明而且很驚人的，然而我相信決不是不可克服的。不管一些人對它成功的機會怎樣加以懷疑，至少我們是必須加以一番努力的。當然此外有着形式的不同，方法的不同，着重點的不同，而且這些或者還要駕乎平日的黨爭之上。

但是，爲要克服這些，我們應該權衡一下英國將要得到的偉大收穫。這種收穫不但在國內能因這種團結所產生的巨大信心而獲得，就是在國外也能由英國顯露其對那目的的真誠而得到。在國內，英國從此將捨棄一部份至少在現在還是常常繼續着的關於外交事件的國會爭辯。在今日，這種爭辯的結果幾乎是不可避免地加深了彼此的不和而遠勝於促進和衷共濟。

當我們討論在外交事件上促進團結的實施方法時——在現在的世界情勢，所有英國的國內問題是加拿大、美國、蘇俄、波蘭、希臘、捷地、鄂最直要的答案將是由所有黨派的代表組織一個政團——這在戰時是必需的。這種辦法現在也許不能做到。然而又安知不可以經過一步一步的階段而卒成於成呢？第一步，政府和其他黨派之間應該經常地充分地交換消息。同時，如果可能的話，把這種方法擴展到把兩方所持的意見加以檢討。

巴故的麥唐納先生曾經呼籲着國會應該召集一個國務會議，在今日，更有實現這樣一個

組織的必要了。當然，箝制討論是決不成問題的。但是假若辯論是在所有下院各部份都能了解政府的行動（不論性質如何），是在實行一個舉國一致的外交政策的狀況下進行，那麼其整個的性質也將改變了。

在處理外交事件上，這是一個經常的困難。就是當時的改革黨其所決定的路線總是有着很深的憂慮，然而當時却不容許公開。這就是這種困難才使得法國和英國命中產生了各黨代表會的組織，有關係的部長可以把報告向他們這些人秘密地發表。在英國，則因此而常常引起召集秘密會議的請求。特別是在討論國防問題上。第一種辦法或者恐怕不適合英國人的性格，但是如果是在外交政策與國防問題上建立了全國統一，這些向來隱晦的事件之會得到國會慷慨允許的經費，恐怕比國會激烈的辯論所允許者為多。

當然有人很容易回答說，作這種呼籲是等於水中撈月。不過，當戰爭一旦爆發，恐怕就沒有有人再遲疑於主張這條路綫了罷。如果說，努力促成全國統一以避免戰爭是和以同樣努力來獲得戰爭的勝利一樣的正當，這樣的呼籲似乎不是不合理的。而且，情勢的嚴重已足以使我們儘可能減少就擱的時間來判斷那所採取的較優的手段，這也是毫無疑義的。

因墨尼黑會議而引起的歐洲局勢的變遷是極重要而且極遠大的。越經後，他們就會談得清英國和法國在東歐與南歐的勢力已經被德國取而代了。而且誰也不敢預料將來還要進展到怎樣一個程度。無論如何，這對於一個在遠東已經受到敵人的損害的英國貿易必定有一個極嚴重的影響，英國人將被迫着對他們整個的商業地位作一個嚴重的檢討，同時對於這些對他們極為重要的市場要想方法把它抓牢。

對於國防也是一樣的。把討厭的「可能性」拋置不問是極其危險的。而現在徬徨就有了一個誰也不能否認的不愉快的「可能性」。那就是在將來的衝突中，英國和法國必定要完全靠着他自己的力量。這種力量如果能够加以充分的組織和發展，也仍舊極可驚的。危險就在把這個危機渡過之後，他們會歡欣鼓舞地想着一切又都安定了。於是又再蹈過去因循的覆轍，不讓他們日常生活的習慣被攪亂，而且常常希望着最近幾個星期內不發生一場不會再臨的夢魘。

這條路才隱藏着幾乎是一定來臨的災禍，英國和他的廣大屬地在一種軍備不足、國民無準備的狀態之下，就沒有希望再繼續生存，即使他現在的生活標準也不能維持下去了。我們

是住在這樣的一個世界裏，在那兒龐大的軍備是以最高的速度在競爭着的。沒有一個人能夠說英國目下的準備，不論是在軍事或非軍事方面，是無人能及的。不過，在將來他是可以作到這一步，而且也並不需要怎樣長久的時期。假若全國統一一旦實現，那麼，英國真正的意志就可以有效地表示出來了。（雷生譯自 Hong Kong Sunday Herald Oct. 28, 1988.）

搭擋！她們對於其既存的優勢是強調地主張着的。所有其餘歐洲的民主國家已經相當地感受威脅了。即使比較遲鈍的人們也正開始看出過去數星期中所發生的事件在經濟上是有着怎樣的影響。

確切了解希特勒的意向也是必要的。假如說德國廣大的工業富源想在中歐和東南歐尋找一個市場，這對於任何一個有理解力的人是引不起驚詫來的。那末開發的、落後的農業區域對於一個高度發展的工業社會正是一種自然的補充。德國和這些區域的貨物與生產品的交換很可促進歐洲普遍的生活標準的提高。就以一個現代社會所必需的物品來繁榮歐洲比較落後的部份上來說，那正有着巨大的區域在等候着德國重工業的生產品來支配。

當一個人認清了第三帝國是組織在一個戰爭的機構上，而其領導者又是以戰爭為職志的時候，這見地就很兩樣了。他們認清了在德國自己的領土上是找不出足以使其在經濟上能自給自足的富源來的。因此，德國才企圖把東南歐國家的五金、煤油、食物和其他商品置諸自己的統制和剝削之下。然而成爲一個經濟單位的捷克却正阻礙了德國這個計劃。在事實上德國是想把東南歐造成爲其殖民地的。這計劃而且也已經順利地進行着了。在接二連三的條約

之下，這些國家一個個地正在被誘進了一個精密的經濟系統。日復一日，那些在經濟系統之外的國家就將完全從這些市場上被排斥出去。英國和法國在將來就必需另尋出路了。

田最近倫敦泰晤士報駐多瑙河記者所發的消息，更可明白上述之不謬。他從伯爾格來得（Bernburg——南斯拉夫的京城）發出消息，謂所有斯德耶述諾維克博士（Dr. Stojanovich——南斯拉夫的首相）的反對者在一夜之間都瓦解了。這些反對派曾經有過一回到法國、英國和小協約那邊去！的口號，但是這口號在現在的伯爾格來得已不復再能聽到了。德國經濟部長現在正在南斯拉夫充份地利用着這種情緒的轉向。他最近的遊歷，使南斯拉夫大部份的區外貿易轉向德國方面這一任務上得到了極大的效果。根據奈克博士（Dr. Neukirch）自己的談話，德國已經能吸收所有南斯拉夫出產物的一半了；而且，還能給予所有東南歐國家的農產品一個價格上的保證。若果她是自願如此做的話，那末可以假定她將堅持着每一個東南歐國家都要輸入德國的貨物作為交換。在前年，英國向奧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拉夫、希臘、保加利亞、羅馬尼亞、以及土耳其輸出了價值二千一百九十二萬九千五百磅的貨物，其中包括

着煤、機器、與紡織品。然而，在因慕尼黑勝利而益臻強盛的德國，以武力強迫東南歐國家接受其經濟協定的條款之下，這種貿易還有維持百分之一的希望與否，實在是很可懷疑的。

這對於英法有怎樣嚴重的影響更可由另一種方法來說明。那就是單獨來檢討一下英國對捷克的貿易。英國對捷克最多的輸出品是毛織物，棉織物以及五金工業的生產品。然而在捷克殘留的土地上已經獲得控制地位的德國，除去他自己的生產品之外，恐怕未必能再允許他國的貨物行銷到這個市場上來吧！德國現在確實是強佔了捷克大部份的工業以致捷克無法和她抗爭。英國對捷克每年總數達五萬萬克郎（幣名，每個值五先令）的輸出貿易是完全斷絕了。同時，英領地印度對捷克的貿易也將受到同樣的命運。

慕尼黑的結果簡單的說來，就是德國的商品將要在東南歐獲得獨占。而這些國家的食品與原料也將進而加強德國戰爭的潛勢力。這種經濟的進攻之後，便將繼之以政治的侵略。這決不是法國民衆的福利。更不會是那等在納粹政治哲學上認為係次於日耳曼人的種族底福利。歐陸上其他的種族將要受到和昔日殖民地爭奪時黑種種族一樣的看法了。

納粹政策其實就是帝國主義政策。歐洲就要變成德國盟主的寶座。而且無疑地在相當的

時期，這種帝國主義就要伸展到歐洲的洲境之外。德國的統治者將要認爲除了匈牙利的小麥和羅馬尼亞的煤油之外，他還需要橡皮以及別的熱帶產物。

現在我們要說到過去歐洲事件所發生最大的效果。不獨各國之間的經濟壁壘不能撤除，而且更分裂爲各國經濟布洛克——不是基於和平的原因而是由於戰爭的需要。歐洲在經濟上落後區域水準不見提高，得到的結果反是爲納粹黨國家利益的剝削。從西歐民主國家的立足上說，在納粹德國所擁有的經濟資源已經遠超於歐戰前的狀態之下，這情勢是極其嚴重的。慕尼黑黑協定直接的影響就已經把價值一萬八千萬磅的礮台、工廠、建築物、道路、鐵道和礦山拱手讓給德國了。但是我們還不能嚴格地限定德國在其所占的蘇台德區的收穫。所有前捷克斯拉夫的富源現在可以說完全是在德國的控制之下了。這些富源合計約當德國在未併奧前的總富源的三分之一，而且，這還不過是慕尼黑屈服的第一個果實罷了！想要列舉慕尼黑對於歐洲經濟機構上發生的效果恐怕還不可能呢！（雷生譯自 Hong Kong Sunday Herald.）

慕尼黑協定後民主國家的問題

法·前外長急進會社黨黨員
台爾博斯（Talbot）著

因德國獲得成功而產生的歐洲新局勢是需要一番調整工作的——艱難而必須的調整工作。不但凡爾賽條約是被撕成碎片了，而且，正像赫里歐先生在法國急進黨馬賽會議中所強調聲明的一樣，法國是週遭到了國際道德的墮落。所有一切的國際聯盟，公約，特殊協定等等，至少在目前是失敗了。整個的世界現在是被武力的規律統治着，反對這種規律，和對它屈服，以至任其所爲都似乎是有着危險性的。於是發生一種渺茫之感，這在每一國家，每一黨派，以至於每一個人的意識中的意見的分歧上反映出來。每一個人都同意在這不可忽略的新基礎上作一個重新建設的企圖。意見分歧之點是在那必要的犧牲上。有些人對於獨裁者訂立協定的希望存得太多；另一些人則認定了他們所信服的原則暫時的失敗是會有引起一個完全和確定的被廢棄之可能。

對於法國那些自甘沮喪或委身幻想的人們加以警告是必要的。否則這將是一種危險。對於他們自己的希望感到失望之後，他們就去欺騙其他的人們，偶一不慎，這些人結果就墮於更失望。照他們的看法，挽救的辦法就是犧牲過去集體安全制，和其他協定，無論萊茵河彼岸發生任何事故，法國仍袖手旁觀，只盡其所有的力量以發展其祖國以及法國殖民地帝國。只有用這種方法才能很容易地作到：第一，和希特勒與墨索里尼成立協定；第二，和他們獲得一切問題的解決，特別是關於縮軍的。

其實這種程序並不用着仔細考慮。它承認了德國的霸權。而且由此所產出來最大的結果會和原來所期望的效果正相反。我們能够相信看到其實力日益增強的希特勒會變得有悔悟和解的意思麼？我們能相信在小小的難關發生時他會自動地放棄他一向所採用的政策麼？

然而所有和德國成立協定的希望却也不必放棄。我是和那些相信從萊茵河的彼岸累次出關於這問題的談話是有其誠心的人們一樣的。同時，我認爲爲了和平的目的而必需的暫時協定不但可以存在於朋友之間，並且也可以存在於一直到現在還是仇敵之間。但是希特勒是崇拜暴力主義的，只在法國有能力自衛時，他才讓步。無疑地，他自己也不希望法國推心

置腹或在德對法獲得外交勝利時作無報酬的退讓。法國和德國之間的關係必須從互相尊重上維持，而由權力的均衡來保證。

法國要緊的是必須避免因求之過急而反要仰德國的鼻息。這也就是為甚麼法國必須要放棄她過去的一切而從新開始；假若她確實要在新局勢下把面她的聯盟與友誼的制度加以合理的調整的話。因為要想和那些只能拿出帳單來的國家作和平解決的清算，就必須能夠會同那有同樣利益要維護的國家討論保障協定的原則。

這些特別適用到與英國和美國的關係。任何一個法國人，即便在作夢的時候也會想到要維持以至加強法國和這些國家的連鎖。但是這種聯合是不能在一種自私或怯弱的孤立政策之下獲得的。為了和平的獲得以至於戰爭的勝利，國民必須拿出眼光來。倘若國際是失敗了，這也不是由於它的原則運用的不當而是由於這原則在根本上是被拋棄了。要想努力去重新確定它，或是拿已經失廢了的理想去反對那已佔勝利的方法，恐怕將是徒勞的。但是暴力方法的證實，國際生活基本狀態的維持，任何民族生存的權利，自由獨立的受護，個人的尊重，所有這些，都是在國際聯盟以前就已存在了的原則，而且比國聯本身更高一層。各大民主

國家要是拋棄了這些原則而表示了恐慌的態度，那麼他們就是把自已的命運注定了。爲了要保衛這些原則，他們能够而且必須挽救一個垂亡的文化。只要他們以行動而不是以空言來表示團結一致就行了。

至於說到法國和東歐與中歐各國間之所訂立的條約。很明顯的這也是必須調整的。譬如在法國和英國保證之下的捷克，仍舊請求德國和意國來仲裁她和匈牙利的糾紛就是進一步的證明。由此可見西歐強國若對歐洲這一部份漠不關心，這豈不是將來要有甚麼事情發生的一個警告呢？法國所訂立的條約的彼此不相關連的缺點，是由和國聯盟約的共同連鎖上得到補救的。自從這盟約不再生效以來，對這些條約所必須調整的新事實形態若不加以深刻的注意，那麼這結果將是極危險的。但是調整並沒有包含放棄的意思。假若法國和這些國家斷絕聯繫，那麼法國可以免掉他們所加給她的責任。然而，同時也就是失去了左右大局的平衡力，這是一天比一天更形重要的。要緊的是不要徒託空言而無補於實際。世間最壞的事無過於僅僅寫在紙上的條約，在一髮千鈞的時候反無效力。契約上應該明白地規定：訂立該約彼此互的義務應該由兩方嚴格遵守，否則，不如把所有的條約都撕毀掉還好。

但是那些樂觀地考慮廢棄與中東歐國家的盟約的人們並沒有估計到那結果。法國人以為法國仍舊能維持原有的地位——縱然沒有維持牠的手段。她不知道空位不會沒有人佔的，德國立即取法國的地位而代之，於是德國就將成爲歐洲以至於世界的主人翁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而希望法國和她的殖民地能够和平發展的現實主義者們實在是最不足道的烏托邦主義者。在這日益惡化，在這西班牙戰爭終結時若無預防的對策則法國地中海的交通就要被截斷了的情形下，法國怎樣能够保護她那在德意虎視眈眈之下的殖民帝國呢？不錯，英法之間是有着聯盟的，然而這聯盟也仍然受着極大危險的威脅。如拆散這聯盟的陰謀（這是在他處常常發生效力的）一旦成功，英法雙方就得遭受到這種危險。最奇怪的，在法國這種政策的擁護者恰就是對於殖民地問題毫不通融毫不妥協的人物，一若不充足的防衛力量，還不致失去一切。殖民地的解決是與歐洲相關連的。不管你願意不願意，在歐洲失去了一個立足點就是失去殖民地。一個第二流的強國是決維持不住一個第一流的帝國的，與德國進行訂立協定作事實上必需的調整，並不是一定要吧東歐和中歐放棄。

認爲德國或者任何其他侵略政策之下，能够獲得一個總的滿意的解決也是一種烏托邦

的思想。當人們談到原料的分配，經濟和財政的合作，以及普遍的軍縮的時候，他們是很有其自信的。可是他們却忘記了極權國家是不會等候他們在一個堂皇的國際會議中來澈底討論他們在分配上應得的部份。這些國家只是想利用武力的手段來自由實行他們的決斷。假若他們同意在現在的情勢下訂立一個軍備的限制，那麼也僅僅是基於他們已經超過了他國而已經獲得了優勢。

人們還忘記了羅斯福總統和其他各政府的領袖在最近許多談話中所暗示的，當沙赫德河士訪問巴黎的，比國豐齊蘭首相 (Van Zeeland) 聘問各國時，民主國對於這些極權國家的建議有甚麼效果，更不必說哈里法克斯爵士在倫敦會議以及訪問德國時所提出的建議了。德國始終是拒絕參加一個總的協議的，現在她比從前更加強大了，她還可能改變其政策，並同意以另一種方式重組國聯麼？這問題不是希望與否而是在目前有其可能與否。

這說明爲甚麼一個政策的劇變至少將和堅持着必需修正的方法一樣危險。假若國聯的失敗和國際道德的崩敗對於法國民衆是一種教訓，使他們知道了不單要有公理，而且要靠強備。那麼第一個結論就是不要讓他們變成怯弱。因爲，在法國和其他和平的國家，孤立的意義

是失去了「力量」。他們第一要彼此一致，抵制任何分散或推殘他們實力的企圖。

譯自 Hong Kong Sunday Herald, Nov. 20, 1938.



危機的開始！不是終結！

意 國 前 外 交 部 總 長
史 佛 爾 波 (Count Borza) 著

「連串千萬火急的兇狠的哀的美敦書，拚命的抗議和勸員，國幕尼黑協定而停止了」這完全是一九二四年七月情形的重演。甚麼也沒有缺少，即使是「紙張的碎片」。然而，也還有點區別，那就是：到底是甚麼力量才能從最後的五分鐘裏隱虛塵馬地把戰爭給制止住了呢？

我們沒有想反對那些政治家——現在正在被歌頌着的政治家們——所作的那一套的意思。但是我們認為把歐洲從已經走近深淵的危境裏搭救出來的却是那神秘的「筆」！我們在大戰中死亡的戰士們。是爲了銘刻着他們犧牲——這種犧牲有時是會被疑惑着是否毫無價值的——才引起了那期望和平的人們底決心。他們渴望着和平！不是因爲他們缺乏勇氣而是因爲他們那對戰爭無法克服的恐怖。這種恐怖才使他們着重現實，對於將來更採取鄭重的態度。歐洲那些現

在仍保持自由的國家的領袖們，如把和平的功勳歸諸他們死亡將士的幽靈，而不是他們自己的「老成持重」，恐怕更會有利於他們的國家。在外交的詞令上來說，「老成持重」並不是怎樣光榮的字眼，但在這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會敢於否認英國人法國人和捷克人的勇敢的。

羣衆方面在對於局勢的緩和呼出了一口長氣之後，接着就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明日又將如何呢？

我們一定要坦白承認慕尼黑協定不過僅僅是路爲轉換了那問題而展緩了牠的解決罷了。對某些相信現在一切的事情都已解決了的輿論——太傾向於相信天下已是太平了的輿論加以提醒，這不僅是爲了真理，同時也是爲了和平的一種服務。

爲甚麼慕尼黑協定唯一的結果只不過是把這問題改頭換面了呢？

因爲，縱然失去了波希米亞有悠久歷史的國防線，假如捷克重新奠定其正常的生活，同時在他那幾乎是超人的斯多噶主義和勇氣之下固結了他的獨立，那麼，歐洲的自由和獨立或者也未必能陷於危境。否則，假如在她那新的前途上是佈滿了更多的困難，那麼結果又將如何呢？假如各民主強國對於這些困難和可怖的危機採取了任錫曼爵士那淺薄的意見——縱然是

倘有善意這意見可以從任錫曼與前奧國的貴族們的談話中推論出來，它由於對斯拉夫人幼穉的鄙視所引起而卒致使哈甫士堡王朝陷於滅亡，那麼，其結果又將如何呢？

（二）未來的若干困難的問題（我承認想在慕尼黑會議中討論是不可能的，然而忽略了他們却是最愚蠢的一件事）是太多，而且在某些情形之下因為太專門的緣故而不便在本文中列舉出來。在這裏讓我們只引證出很少的一些實例來。

慕尼黑協定在居民的方面允許了選擇的自由權。然而那些在日漸削弱的捷克底居民是決不會決定留在增大的德國的，同時在德國波希米亞而想到捷克共和國去的人又必定極多。這得割讓給德國的疆域中共有八十萬捷克人，這些人無疑地是要取道到柏拉格去的。此外，還得算上德國的信仰民主政治者！根據最近選舉的統計，約占蘇台德德國火口的五分之一。這在人很清楚，對國社黨的光臨他們能有些什麼樣的希望。還有，也得算上那些在柏拉格政府下生活得極自由而且極受尊敬的天主教徒，假若他們回憶到從前薩爾天主教徒悲慘的經驗和維也納紅衣主教 Hittler 無益的辱羞的請。最後，所有的猶太人也必然會從國社黨區域裏逃出來。這些男女老幼不幸的羣！截至現在沒有一個人會關心到他們！為一個逐漸削弱，日趨

貧困，經濟解體的捷克斯拉夫造成了一百多萬的難民。

現在的情形變成這樣：工廠在德國，可是礦工却在捷克。巨大的紡織工廠在德國，可是紡織工人却又在捷克。最有名的玻璃和瓷器工廠變成了德國的，然而至少有一半的工人是遷移到一個在實際上唯一剩下的工業只有皮革和製鞋的國家了。至於說到猶太人，他們從前是在富足的蘇台德區以貿易為業，現在他們的命運又將是怎樣的呢？在一個農業的國家裏日趨貧困麼？所有這些人，猶太人，天主教徒，基督教徒，將成爲一個巨大的無生機的絕望的人口底基本構成份子，這些人們的耳朵將只能準備着聽那憎恨與復仇的囂動。

迨至現在。捷克始終是抵制布爾雪維克主義進攻組織最堅固的斯拉夫國家，但是假若最近的將來捷克變成了一個有着騷擾和叛亂自然的窮苦民衆的避難所，有誰能不想心不懼怕這種明白的事件也許可以因巧妙的宣傳而變成「赤色」危機（爲了歐洲）這種「赤色」危機是必須根本剷除的。的症候呢？這是佛朗哥反叛以前用來侵略西班牙的老套口實，而那時共產黨在選舉中只獲得不過百分之四的票數。在比利牛斯山那一面所發生的事實——因聰明的宣傳而受騙的人是太多了——就快要在蘇台德山的那一面重演了。

而且，誰能够保證在這到捷克去的千萬的難民之中，沒有夾雜着受到訓令裝作被迫害的社會主義者或被虐待的民主主義者的團體？但其實，正如右派的任何人所不能忘懷的，只不過是被那些在戰時把列甯偷偷地送到彼得格勒的人們所利用的工具呢？又像是左派的人所說的，那樣，或是被那些在不久以前把德國國會的大火譏諷於假冒的共產黨的人們所利用的工具呢？

不論這種假冒的移民發生與否，顯然地在那削弱的捷克是有組成一個新的日耳曼少數民族的危險。當時機到來的時候，這對於國社黨的領袖們將是一樁很容易的事，去準備出一張驚人的犯罪表。在這裏邊一個未來的任錫曼爵士將要發現出許多應該糾正的冤抑。現在歐洲還沒有有一個人詢問到爲甚麼蘇台德的反德「暴行」只是從希特勒和畢爾蘇斯基之間的協定締結的那一天才開始，而有關係的波蘭反德「暴行」却因這協定的締結而結束。

此外，還有一種危險，在一九一九年的時候，蘇台德的大工業領袖們反對和德國聯合。原因是他們懼怕和德國的同類工業發生競爭，當我於一九二〇及一九二二年在羅馬接見他們其中的某幾個的時候（因爲顯明的理由我在此不說出他們的姓名），他們會公開地談到此點

到了今日，他們的命運將要比那時候壞得多。因為德國對於原料品，玻璃，瓷器等的需要已經降低。在十月一日以前，蘇台德的工業家們還可倚靠捷克廣大農業區域的光顧，到了那一天，他們戰戰兢兢地展開了德國的國旗，他們的市場已經失掉了。這種事實不會刺激他們用任何的方法來鼓動騷亂，以幫助他們恢復因邊疆的改變而失去了的市場麼？在過去的幾個月中的一場巨大的撲克牌戲就已經足以使歐洲遺忘了僅僅在很短的時期以前，蘇台德首領漢倫曾經鄭重地宣誓他對於柏拉格的忠誠。所有有利益關係的人都將被引誘到從事於另外一種相同的投機事業。在德國，這種趨向是用着「潛伏的爆炸力」來形容的。

這是很難斷定在將來這種趨向是否將不會公開，以及法國和英國是否真的相信德國的領導者，當他說到：「在歐洲不會再有土地的要求了。」的話。在最近出版的國社黨月刊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 專門論文第一〇一號中（盧森堡（Alfred Rosenberg）為納粹原理的官方解釋者）會說：「蘇台德區甚至於現在捷克全部的疆土在以前原是屬於日耳曼人的！」而且，更進一步謂：「正式說來，現在捷克全部的疆土應是日耳曼人的領域。」在這裏，我們看到爲了將來要求而伏下的張本了。

最不應忽略的就是由於一個地理上天然的國防線的被割去，新的捷克國家整個未來的前途是滿佈着可怖的危險的。然而當一個人回想到這種族奇異的生命力時却可以對它發生信心。當二世紀以前這種族在一個時期的迫害和戰爭之後，只剩下了差不多六千萬的人口；在哈薄士堡朝時，這種族一向是被當作奴隸來對待的；有名的奧地利偏感詩人 G. E. Schlegel 寫過對每一個人的讚美詩，而單單把「捷克狗」除外。我們也不要忽略，雖然在地圖上捷克是像一隻楔子似的插進德國的疆域，然而這是由於這一連串山脈能使捷克防禦他自己。從前圍繞着他們的是一個巨大的斯拉夫大陸。但是現在則和在撒克遜一樣只有很少的散見的區域了。斯拉夫人已爲日耳曼人所控制。可是捷克却因有着週圍山脈的屏障而獨能例外。現在，捷克重新開始了其有悠久歷史的爲生存的鬥爭。在藩籬盡撤的情形之下抵抗日耳曼民族無數次的侵略，在這種過程中使他們深信這是他們一種神聖的使命。往時，德國有天才的人物對捷克這種自豪的意見，曾經加以贊許最初是馬克斯，在這方面也贊同羅馬歷史學者 Mommsen 所說的：「捷克那強硬的頭顱必須用堅棒才能把它擊破。」那些和我一樣曾經聽到希特勒灌注到千萬日耳曼人中強烈仇恨的煽惑宣傳的人們，實在不能不替捷克人戰慄。假若

捷克對龐木日耳曼人的唯一防禦便是靠着所謂「外交上的保證」的話。

在剝奪了捷克保護他自己的能力之後，要想避免捷克共和國的經濟、人口或政治的窒息，那歐洲至少要作到的就是應該時時刻刻以堅強的意志防護着捷克，而不應該僅只簽訂保證的條約就算事了。不單是爲了道德，也是爲了她自身的利害關係，歐洲必須這樣作去。因爲捷克失去了獨立的那一天，「我的奮鬥」的野心也就將實現。捷克的屈服結果必將繼之以中歐各國的屈服，而並不只捷克一國而已。

我曾經參加過很多次的國際會議，可是不明瞭我們所謂政治家們爲甚麼對於「將來」很少想到。今日的滿足也就是來日的大難，歷史家們在其安靜的書室裏也許要以「遠視政策」來稱譽某個政治家……的確，慕尼黑唯一所作的事就是避免戰爭的立即爆發，但是無疑地將來要發生的問題對於歐洲文化的前途是有着根本的重要性。它將不會再是一個可以亡羊補牢的問題，像是在以前的一個時期那樣。那時我是唯一提醒「把東歐重建在一個戰敗了的土耳其基礎上實在是最愚蠢的一件事」這句話的人。現在，在一息僅存的自由的捷克土地上最危險之點也就是整個歐洲最危險之點；質言之，也就是人類自由的命運最危險之點。

避免一場戰爭固然是件很好的事，但爲了我們的戰死者和確定他們沒有白犧牲起見，需要更多的一點東西，那就是利用過去錯誤的經驗，各國必須要學會怎樣避免失敗！這種失敗並不限於國防線人民，殖民地喪失而是比較那更寶貴的東西：基督敎文化的維護。

(學生譯自Hongkong Sunday Herald Oct. 29)

新的國際形勢與西班牙

西班牙·共和政府內閣總理
尼格林 (Dr. J. Neguin)

下面是西班牙內政部長尼格林說的話，從他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的廣播演詞內摘出來的

西班牙的聲音是必得要廣播到世界各地去的。但我們對事實不作任何批評。也許我們的意見是偏私的。我們讓歷史去批判那些政治家和他們所做的事。

兩年來，西班牙曾經是威脅世界和平，和危害世界和平的發源地。她將仍然是這樣，假如她國內的戰爭仍然是一個國際戰爭的話。如果國外來的干涉仍舊持續下去，那末這個危險只有一天一天地增大。

自從叛亂一發生，西班牙就受到變相的外來侵略。西班牙會把這事實昭示於世界，同時還要求關係各國來執行條約的義務，但是沒有結果。相反地，人們不僅忽略了她的呼聲和她

底要求，同時還剝奪了她自衛的工具，並且還創造出一種荒謬，欺騙，叫做「不干涉協定」的東西。

這種不干涉協定只是與我們的敵人有利。然而我們還是同意了，給倫敦委員會談判以私種的便利。從這個協定，我們的敵人很巧妙地從中立國和他們的同謀得到了合作，來完成滅亡西班牙的計劃。

不過西班牙民衆的意志，把一切計謀都粉碎了。於今沒有誰——就是侵略者自己——會否認這不是一種外來侵略戰爭。有關各國不履行條約的義務來建立和平，而武斷地曲解條約之像撒生靈一樣。對於這，我們只回答幾個字：我們決不接受。

在倫敦委員會撤退志願軍計劃失敗的時候，我們的政府在日內瓦宣佈了她解散志願軍的決議。這兒所說的志願兵，都是確確實實和我們一起作戰的外國兵士。

從開始一直到現在，在日內瓦和別的地方，我們追求和平的熱忱是不可否認的。我知道有許多人想把我們的態度和一種中立的提議來比較（這提議也許是叛軍，以一個與英國有關係的某貴族爲媒介，向某國官方弄出來的）。不過一種威嚇的，裝做出來的姿勢，能夠和真

誠的態度混爲一談嗎？

如果歐洲戰爭起來的話，叛軍和他們同謀國的策略將是假造一種過渡期的中立，以達到完全封鎖我們的目的。於是再用一種大的力量來結束這個爭鬥，以後再在佛朗哥後面安置兩百萬人，同時在直布羅陀海峽上放下一條線子。

我會經和支持這種政策的一些友邦伸述過這種事實。關於奧國和捷克的命運，我是預言得對的。假如他們仍遵循慕尼黑會議那樣錯誤的路，我關於其他種種的預言將也是對的，不過因爲責任的關係，我不能在這兒公開地告訴大家。我同時還告訴了他們，和平的使者是不會帶來和平的。只要能使外國人不干涉我們的內爭，那時和平才可出現。那些自稱爲我們的朋友的人，是有辦法強制這些國家不要干涉我們的內政，而他們的責任也應該是這麼做。

還有另外一種笑劇，我們也是同樣不願意的。那就是叛軍裏的志願兵撤退問題。叛軍統帥希特勒已經在我國侵略了十八個月，病了的和傷了的外國兵，或者有限數目的意大利人和德人藉此機會他們可以又另換新的。這是一種騙局，我們決不上鉤。這並非是原來向我們提出以及我們所接受了的那種計劃。在我們這邊不滿一萬人的志願兵已經是被撤退了。我們

在有權來要求，同時監視外來侵略軍隊的全部撤退。用「外國義勇隊」或摩爾人等名目來堵塞，我們是不准許的。我們也不許最近取得西班牙國籍，而實際幹侵略工作的外國人在西班牙存在。

聽着：我們知道，法西斯的勝利就是我們的消滅。好，我們消滅，可是西班牙不能夠瓜分。任何和平的使節或天使，要想用調停或分裂西班牙的提議來敲我們的門的話，那我們的回答可是很客氣和乾脆，就是：請出！

和平怎樣才可實現呢？不難，把破壞了的國際公約再建立起來。把侵略者撤走，把我們合法政府種種被糟塌了的權利恢復過來。這樣，在幾個月後，也許幾星期後，和平之神會漸漸現出面孔來的。

在許多演詞中，在我們對於這次戰爭所舉出的十三個目的之中，西班牙政府很明白地闡了和平之門。我們所希望的是西班牙的獨立和西班牙民衆自由的切實保障。我們要保證西班牙地域的自由。在寬容，自由和個人保障範圍內，西班牙的法律是應由西班牙人民公決而冊定的。我們對大家保證，只要戰爭一完結，立刻就會有大赦的。

我們的和平政策是基於與我們今日之敵人協調。因此，我們是會一定勝利的，而且很快，因為正義是屬於我們方面，如果人們還繼續在我們面前製造障礙，而想來滅亡我們，那我們就總歸得一兵一卒也必得戰下去。這樣，和平將永遠渺茫。

這兒我還要指明出來，侵略國家在西班牙並非是爲了思想而鬥爭，乃是想征服世界。對於這個問題，普通一般人也許只思索一會就了專，不再想下去。政治家都知道，這些錯誤在不幸的一煞那間，會發生不可收拾的結局的。

西班牙熟望，同時信仰某些國家的容忍精神和國際關係，會把貪慾無厭和破壞行爲的那種機會主義，征服下去的。因此西班牙將更要堅決起來，而且自己做一個榜樣。不過有些國家自己墜入了危險的深淵，而要想把西班牙也帶下去，那我們是不願意做的。

西班牙現在是一天一天地強健起來，在地人民一種共同理想之下團結起來了。（吉士

譯自 World News and Views No. 51.）

慕尼黑協定後的英國

英保守黨極右派領袖
邱吉爾 (W. Churchill) 著

每個人都得承認英國首相現正採取一種最堅決而同時極關重要的政策。他關於去做什麼及什麼事會發生，有他自己堅決不移的意見。他有他自己的價值標準；他也有他的視野的角度。他相信，他能由與希特勒先生和墨索里尼先生妥協，而對於歐洲及英帝國獲得一個好的解決辦法。沒有人指斥他的動機。沒有人懷疑他的所信或他的勇氣。

除開這一切以外，他有權力做他認為最適當的事。那些在外交政策的原則上，以及英國必須辦理的事件與可能發生的事件上，和他持不同觀點的人——也不得不承認，我們毫無權力，可以阻止他用他有權處理的一切方法與手段，採取他堅信的途徑。他願負擔一切責任；他有權負擔一切責任，我們在比較短的時期內，將曉得他所建議會實現於英國。

首相現正相信希特勒在歐洲大陸已不再求領土的擴充，德國對捷克共和國的支配與吞噬

，已經滿足德國社黨政權的貪慾。他又似在想勸誘英國保守黨把英國管領下的委任統治地，或其同等地帶，歸還德國。他相信這種離避的行動，將產生持久的，良好的，安全的英德關係。他更希望這樣好的關係能夠達到而絕不削弱英法結合用以自存的基本關係。這種結合——這是我們一切人中間的共同立場——應該加以保存的。張伯倫深信這一切可達到普遍的協定；可達到安撫貪得無厭國家及永久和平的目的。

但所有一切都是空中樓閣。有相反可能性的全部事件，應提防於心。他會要求英國人民屈服於那些不能容忍的事件。或者參加這困難談判的對方，並不以那鼓舞首相的善意的精神和信念去處理這件事。英國所要讓步的，及英國被迫而不得不讓步的，也許所化代價極大。但這還不足夠。這或許會引起英帝國的極大損害及屈辱，但這仍不會停止歐洲事件的進展——也不會使他延擱幾月。

到了明年今日，我們將曉得首相對希特勒及德國納粹黨的觀點，是否正確。明年今日，我們將曉得息事甯人的政策，是否達到息事甯人的目的，抑或刺激貪慾。更加亢進。我們在這短時期所能做的，是團結一切抵抗與防衛的力量，這樣，如果首相不幸而犯了大錯，或者

供及核途，或者被大欺騙，我們即在最壞的情形下，也能精誠團結。

這並非這些問題，雖極痛苦與重要，可是我的心中，拿來和所謂裁軍問題相比，真渺乎其小。那是什麼意思呢？如果世界各大國的財富，能用於人民大衆有益的方面，當然是每人都有高興的事。但我們應當小心的是所謂裁軍，不是讓英國留於原狀，任人嚇詐的意思。我恐怕這樣留存誘惑性的建議，或許不久，即該向英國提出。於是我們將聽到德國同意廢除毒氣。這項毒氣，或許他們從沒有想用的。平等到他們改變了主意，或者等到一件事發生使對方有權說：「這兒有一件超過一切現存條約的事件。總之戰爭是這樣一種新事實，一切法律家都承認他自願地廢除一切以前條約的。」這樣的保證如當爲一種安慰，自很易變爲一個圈套。

我極贊成召集一會議，規定在每一個國家內很大的區域，不准飛機前往故意投彈；但如我看到這樣協定變爲英國唯一防衛手段，我就將很担心，因爲正如我以前所說過的，這樣空氣會突然地改變。我們也可以聽到長距離的轟炸會廢除，這實際上的意義就是說，英國的飛機不能達到柏林，而德國的中型飛機很易達到倫敦。但我最所恐懼的是，英國應該放棄了

其如包爾溫所說：「與一個飛機戰鬥距離能達英國海岸的國家，至少同等空軍力量的權利。我恐怕類似這樣的爭論將提出，即是，如果德國同意在海軍方面，只佔英國三分之一的實力，英國應答應只有德國空軍一半，或三分之一，或其他更小比例的實力，難道不是合理的嗎？」同意那項條件，就是出賣英國民族的生命與獨立。

這一切事件，當我們在等待首相與希特勒談判意欲達到結果時，我們應嚴格重視。而英國政府關於這等等端理應以更坦白直率的態度出之，並向國內保證這樣做。

明年，總選似還不可能。也許希特勒在他答允與英國舉行極嚴重的談判前，願意英國總選於他願意確切曉得他所與之討價還價的政府，在實際上能够交貨。從他的最近幾次演說，看起來他差不多極想用污辱某黨某人的辦法，促成這次選舉，或者影響他的發展，並暗示如果選舉者在某項意義上利用他們的投票，這對於他們最爲不利。誰都不明白是什麼用意。如果最近的時候，有一次選舉，這將是一次很奇特與很不幸的選舉。這並不是一個誰勝利誰失敗的問題，但是國內發生什麼事的問題。這次分野並不是隨正常政黨集結而轉移。此次劃分很厲害，並將斷絕了好多關係與友誼。十八世紀戰役中，曾有一次英法兩國軍隊都把

他們的陣地顛倒轉來，法國人面對着法國國境而立陣，英國人與荷蘭人面對着荷蘭國境而立陣。他們的戰鬪依然同樣激烈。但不久英國就將列成這樣顛倒的陣綫。一方將指斥另一方爲戰爭製造者；而北海那邊的希特勒必十分贊同這樣的說辭。其他的黨也必想到這而作同樣的答覆。驟然要有這樣的答覆。但我們究採取什麼態度呢？那一方在最後獲勝利呢？不問發生什麼結果，在目前舉行選舉，會把各政黨造成一個異常與不安的地位而全國從上至下皆四分五裂。這是可以斷言的。

五、何時重整軍備又會發生什麼問題呢？英國又怎樣在世界上恢復他的力量與地位呢？我們或許除開保守黨與工黨携手一致政治主張外，不能收恢復英國力量之効。只有在這樣情形下，英國唯一所需要的武器，能大規模地製造。所以這樣一個選舉，不問他怎樣進行，一定又使可珍貴迅速逝去的另一年，不能獲強國精神的合作。（湘漁譯自 Hongkong Sunday

Evening, Dec. 4, 1938.）

慕尼黑的結算

蘇聯·消息報社論
(一九三八年十月廿四日)

自從慕尼黑會議宣佈了捷克民主共和國的死刑，小資產階級再受一次欺騙，稱頌張伯倫和達拉第爲「和平天使」，到現在還不過二個月，可是，無論在英國或法國，德國或意大利，民衆的最廣大的階級一天比一天更明白，慕尼黑協定不是和約，而是戰爭的條約。這個戰爭是以歐洲的人民和他們的自由和獨立爲犧牲，這個戰爭是公開的而又秘密的，是陰險的而又殘酷的。

希特勒在薩爾布魯根的演說，德國的殖民地要求，德國建立空軍三倍於英國力量的企圖，在西班牙問題上意大利的新的壓力，日本在華南的軍事行動以及對香港的威脅，這一切事實，在證明慕尼黑協定不是結束，而是直接以英法爲對象的侵略國的活動的新階段的開始。這一切事實，更因爲慕尼黑是深銳的帝國主義矛盾的進一步發展的起點，我們看着參加慕尼黑陰謀的英法

兩國自欺和欺人到甚麼程度，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對這問題的答覆，會顯示出牠們的真正目的和動機。

在捷克危殆的時節，那些能够阻遏德國侵略的重要因素清楚地擺出來。希特勒是知道的，並且看到抵抗的可能性，他因開始退縮。但是，當希特勒舉起法西斯的劍擬着歐洲的時候，他不獨倚仗張伯倫和達拉第，而且他要他們的幫助。

德國法西斯主義怕懼戰爭，因為牠還沒有準備作大規模戰爭，戰爭就等於失敗。不第德國的軍備有怎樣巨大的發展，德國軍隊有怎樣高強的軍事技術，這個斷定是確實的。世人都知道德軍的缺乏兵員和將校。牠的機械化部隊缺點在佔據奧地利時已暴露出來。德國軍需原料的貯備的不足，毫無疑問。而且，最重要的，戰爭爆發後德國法西主義有後顧之憂一事，在九月危機手鉤一變的時候也已顯露出來。

我們能否相信，英法政策的領導者答應對德投降，做了那麼些錯誤的事，對歐洲的和平和他們本國的國家利益那樣有害的事，而不知道爲甚麼德國懼怕戰爭和失敗的明顯的理由嗎？

如果我們說，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搭擋自己已畏懼勝利，這個推斷不是更爲得當嗎？張伯

倫確是害怕對德國法西斯，對法西斯的戰爭組織者取得勝利，他不要這種勝利。這裏所說的勝利不是靠真正打仗獲得的勝利，而是可以防止軍事衝突的和平的勝利。

尼維爾，張伯倫先生是歐洲的反動政治的化身，一開頭就顯然以償付歐洲的法西斯化的代價自任，無論如何，也不對法西斯的進攻作抵抗，也不讓法國挺起腰來，根據互助公約和同盟的制度來反抗德國的侵略。假手希特勒，張伯倫在過去和現在都企圖粉碎歐洲的集體安全制和阻止這種制度的應用。

張伯倫生怕他的聲勢洶洶的德國同盟會激動全世界，引起西歐民主勢力的動員。他需要殺人放火的德國法西斯暗中把歐洲民主主義殺掉。

歐洲的反動派充分地明瞭，民主勢力對法西斯勢力的勝利，和平勢力對戰爭勢力的勝利，沒有蘇聯——和平與民主的堡壘——的參加，是不可能的。這就是爲甚麼張伯倫畏懼勝利和在法西斯德國——他恐怕有陷於敗北的危險——之前鳴金退兵的原因。

沒有一個消息靈通的政治家會懷疑蘇聯的實力及在與戰爭製造者抗爭時蘇聯的舉足輕重的力量。各國政府也知道蘇聯必會履行她在歐洲的義務。英法當局之所以悍然不顧，終於投

降，不是由於自欺，而是因為他們寧願投降而不願勝利。

這樣說來，倫敦和巴黎當局對墨尼黑的結果應負全責。他們是故意答應對德降服。

不過，這不就是說，英法等國企圖以與法西侵略者共設騙局的辦法一次來解決的一切問題，將不會再行發生。

世人不會忘記墨尼黑的教訓，和平的勢力不是煙癘。即使歐洲最重要的和平堡壘之一——捷克民主共和國——已被陷於敵人之手，和平，民主和自由的鬥爭還是一樣繼續下去。在動搖的歐洲之上屹然立着社會主義國家的不可攀登的堡壘——從最近的歐洲危機脫出和聲感增加的，也只有這一個國家。（小默譯）

慕尼黑會議後的世界

慕尼黑以後的捷克

莫·庫巴爾（M. Kubal）著

張伯倫和達拉第想用一個偽善的宣言來討好民衆，說慕尼黑會議的一切經過是在是民衆自決原則的實現。爲了使這些「和平救主」的工作簡易些，於是他們的對手帶着一副馬基雅弗利（Machiavelian）的笑臉簽訂了這條約，說是在占領最先的四個區域後，「其餘的德意志特性佔優藏的領土將由國際委員會調查確鑿後，於十月十日由德軍佔領」。

在人類的全部歷史中，這條約簡直是絕無僅有的用以欺騙人們的詭計，利用這種騙術來滿足他們那與事件的真實性完全相反的企圖。甚至還名爲「國際委員會」，以討論和決定「第五區」諸問題的機關，也證實了只不過是個虛構罷了。經過英法意三國代表同意的一道柏林的命令，像一件已成事實那樣簡單的交付在捷克代表赫沙拉克將軍（General Husak）的手中。他連半點意見提出的機會都沒有。這個柏林委員會的命令完全沒有顧到慕尼黑的謠

定。這種命令可以說是超出最粗暴的戰勝者以上，部分的甚至超過了張伯倫也認為是不合理的「哥德斯堡（Godesburg）要求。牠極顯明地證實了慕尼黑協定後真實的和平友人所預料到的後果；在『民族自決』的假面具後面，第三帝國征服全歐的計劃全盤暴露了。

現在假面具已掉下來了。全世界都洞悉了真情。捷克是被分裂被粉碎得不再成爲一個獨立國家了。國社黨口裏的蘇台區的德人自決權已經證實了只不過是掠取軍火工廠和軍事要地以及打通自黑海至巴爾幹諸國所有路線的一種口實。德軍在十月十日以前所佔領的面積超過了一萬一千平方哩，而擁有三、六三八、〇〇〇的居民。其中的二、八一一、〇〇〇是德人而七二六、〇〇〇是捷克人。這廣大地帶中有些區域是捷克人佔多數，有的還同時完全是捷人的地方，是以前與捷克語言地帶分離的。新的國界把所有的交通綫網在人多地地方被截斷了。張伯倫莊重的允諾，如果捷克接受了慕尼黑協定，哥德斯堡的要求將會加以相當的約束，這種允諾簡直是一個陷阱。我們還是讓事實說明一切。

一點都不顧及居民的國籍區分，或交通情形，經濟的需要等問題，莫拉維亞西里西亞省被分裂了。現在它的南境邊界十六哩的地方與白倫納城郊相銜接，完全是因爲佔去了捷人處

於優勢的地域所致。爲達到這目的，擁有百分之九三·六捷克居民的龍頓堡（Limdenburg）的前部，以及百分之五二·四捷人的莫拉維亞路盧慕已經被佔了。德國人民自決權的這種「解釋」截斷了聯絡莫拉維亞和斯洛伐克間的最重要鐵路幹綫，這條鐵路由捷克經過白倫納直至巴拉特斯勒伐（Bastara）——還有到維也納的支綫——於龍頓堡的交接點處被截斷了。這種「解釋」更使德人佔去了捷克糖業的大半。根據一九三〇的戶口及財產統計，四個南部莫拉維亞的大城市——龍頓堡、密斯李滋、波爾李滋和莫拉維亞路盧慕，居有一九、三五六捷克人而德人只有五、一〇一人。這裏再讓我們看一看慕尼黑協定中第四項所用之名詞——「德人佔優勢的區域——委員會中的份子報告說，他們是完全根據一九一〇年戶口統計字來決定這條項中以及其他條項中的「德人佔優勢的情形」。好個無恥的欺騙！一九一〇年時，居民中的國籍或居民的本地方言並沒有實行登記而只有他們的「通行言語」。所謂「通行言語」就是當時的哈布斯堡帝國的親德官吏以他們自己的意見宣佈德語爲數萬捷克人的「通行言語」，以這個宣言給與德籍資本家和地主在捷克境內以強大基礎。當時捷克人民一致反對這種「通行言語登記」的欺詐性。二十五年以後，情勢完全改變了的今日，這個記錄數字竟從

老朽的案卷中發掘了出來，作爲民族自決的樂極的合理的證明。

莫拉維亞的南部，捷克居民衆多的澤南（Záhorí），內有一六，一三九捷克人及八，〇七三德國人也遭歸併了。此區中間名實字的菓品蔬菜，以及十分發達的罐頭工業實在佔領的顯赫。

捷克的北部幾乎完全和本國分離了。莫拉維亞的最大工業和煤產地蒂奧斯達（Tosovitz）與捷克布拉格，白倫納和斯拉伐基間的許多聯絡完全被截斷了。捷克佔百分之五十五的奧巴伐（Opatowitz），百分之九十七的喀麥科維斯（Kamicek）以及百分之六十的華哥斯達特（Vysoká）諸區域的被奪佔就是爲了上述的目的。有名姆維特科濟鐵礦工廠區變成了新的國界所在地，它的連絡點和一個大站——位於桑白倫納城（Svitava）境內，那裏有四，三一九捷克人和七二二德國人——竟簡單的送給第三帝國了。這樣很容易看出誰在控制着姆維特科濟的鐵礦工廠了。如此的德人「自決權」的解釋也應用在兩個該區中的拉鄰城市納塞魯多夫（Nesetov）和斯特奧丁（Stary）上頭。（人口中有七，〇四三捷克居民而德籍的只有八八二人）這自決權的解釋的「秘密」是什麼呢？顯而易見的：納城是汽

車工業的中心而斯城是捷克最大的運貨汽車工廠。

除此以外，新的國界更割去捷克海蘭尼斯（Hlane）的地域百分之七七·八以及麥布尼克（Bubik）的百分之九一，三之地域。信不信由你，在黎希尼克區域中只有三個德國村落，居住着，九二五個德國人。他們的民族自決權是把其餘此區中的二一，〇〇〇捷克人奉送給第三帝國了。爲了給與德國兩國大規模金屬工廠的佔領權，國界於是向捷克的奧魯塞滋（Olmutz）城境內六哩的地方來分割。在「補償」少數德國言語的居民被圍在捷克人當中的口實下——實在，是爲了切斷由巴拉加經奧魯塞滋而終於奧斯達的鐵路綫，一個居民中佔有百分之七十六捷克人的霍亨斯達特城（Hohenstadt）和百分之五十二·六捷人的斯其得堡（Stribens）城全部被合併去了。

波希米亞方面的割界更露骨的顯示着帝國主義爭奪的色彩，以及毀滅捷克獨立的目的。國界截斷了所有捷克的重要橫行的鐵路綫：維登斯克惠特（Videnskyvohy）及波希米亞特盧布（Bohemian Teplau）附近不重要的德語地帶的佔領把巴拉加到白倫納的主要幹綫截斷了，還有巴得衛士到伊克盧的鐵路（Bathweis—Itan），以及避爾遜到杜美滋蘭斯的幹綫

(Pilsener-Donauyitz) 啤酒之城皮爾遜將鑲嵌在兩方邊界的中間，因為國界就在城外三哩的地方，同時供給啤酒工業的產煤區納爾斯程 (Nussahn) 連同齊格勒斯特 (Ziglerstadt) 的軍火工廠以及捷克人佔多數的杜布拉尼城 (Dobruška) 現在已是在德國境內了。然而，納粹帝國主義還沒有以波希米亞南部的煤礦為滿足。它更進一步的吞併了波希米亞西北部的布魯克，杜克斯 (Broszowice) 煤產區，在一九三六年，此區產煤一一、四五〇、〇〇〇噸(捷克全國產煤量為一五、一一四、〇〇〇噸)，更吞併了捷克最大的發電廠，希斯特突 (Stary Brodzowice)，柏拉格的電是由此地供給的。這區域中確實的擁有大量的反法西斯居民；除了百分之四十的捷克人外，至少這裏還有百分之廿的反法西斯愛民主的德國人，所以如果舉行民衆投票時，這裏一定有大多數的人贊成仍歸屬捷克。

波希米亞的北部——爲了軍略上的重要——也是一樣的奉送給第三帝國了；那裏完全是捷克的地域，例如波希米西阿阿 (Bohemian Austria) 有百分之九十六的捷克居民。爲着能够合併在維登斯克裏特附近的幾百個德國人民，穿過捷克的中部造成了一條走廊，這樣那擁有二、六二八捷克人以十八個德國人的露斯維塞村莊 (Rosenau) 和居民中有一、四〇五捷克

人而只有十一個德人的比斯特臘士 (Bistram) 已爲德國吞占了。從維登斯克惠特到加布盧納 (Malonne) 短短的十六哩鐵路上爲新的劃界把它破壞成三段。波黎加 (Poliska) 的東波希米亞城 (五、八九一捷人及一四九德人) 也給與德國了，因爲那裏有個火藥工廠。

世界面對着這可怖的情勢，不應默而無言！事實是很清楚的，納粹更要利用法西斯化該國的方式以干涉捷克的內政。世界上所有的和平勢力，首先是世界上全體的工人們，應當立刻起來拯救垂亡的捷克。如果「民族自決權」不是騙術的話，德國的軍隊應該立即退出所奪的這些佔領區域；而立刻完全恢復捷克共和國的統治權。倫敦方面已經有順從柏林方面所傳來的暗示的企圖，宣言民衆投票是「多餘的」，因爲劃界問題是可以依柏林方面的指示而協商的。

所以這些區域一定要採用真實的民衆投票以給與他們自己命運決定的機會。使他們做到如此地步，一定要捷克的官吏回到該區域中去，同時發動全國民衆的抗議，不但反對法西斯軍隊的恐怖，還要反對德國資本主義的經濟侵略。(註：民譯自 'Your News and Views, No. 5'))

維也納仲裁會議的決定

捷。米士里菲克 (P. Mšlyček) 著

最近在維也納關於捷匈劃界的仲裁決定，引起捷克各部分居民一種深刻的激動。因為有不少捷克報紙，在最後的一些日子，曾經從事製造一種樂觀空氣，想把羅馬決議的結果作一種有利於捷克的解釋，因而人民的驚惶失措格外加深了。

要想充分估計維也納仲裁決定之經濟，社會，政治的結果，現在還不可能。我們只能假定，匈牙利將得到四千六百三十三方英里的土地及多過一百萬的居民；並且，這些地域從經濟，交通，和軍事觀點來看，對於捷克民主國全部是十二分重要的。關於爭議中的大城市，只有布拉提斯拉瓦 (Bratislava) 和紐特拉 (Nitra)，留在捷克方面，至於傑迦赫 (Žilina) 珂莫恩 (Košice)，烏支荷羅 (Uzhhorod)，曼迦西伏 (Munkacsy)，呂沁奈克 (Lutskanov) 勞支拿瓦 (Borznava)，及其他重要城市和工業中心全都交付匈牙利了。

由於維也納決定的結果，捷克民主國東部，小俄羅斯（*Carpatho-Ukrainia*），損失最嚴重。這一塊不幸的土地實際上被割裂了，它所有的大城市，烏支荷羅，曼迺西伏，和別列荷伏（*Baratovo*），以及所有平原中的富饒的農業區域，都割歸匈牙利，捷克只留下所謂渥渥芬納（*Vardovin*）的多山的喀巴多區域，其中失去了與捷克他部一切的交通，並被捨去它所有的經濟中心，再沒有獨立生存的希望了。小俄羅斯的分割，在所有維也納決定中，有着最遠大的影響。

雖然目前波蘭與匈牙利還沒有接壤，不過捷克已經失去與小俄羅斯以及與羅馬尼亞的一切交通。捷克與小俄羅斯相連的土地在地圖上當然存在的，不過實際上，這留下的地方很難稱爲一條通路。因爲這是一條通過一片山地的區域，最狹窄處只有二十五英里寬，其間沒有任何交通路線。斯洛伐克與小俄羅斯中間這一片相連土地的多山性質，使得將來交通工具的建立極端困難。

不過歸匈牙利的那一部分小俄羅斯的前途也是很暗淡的。小俄羅斯兩個最大的城市，烏支荷羅和曼迺西伏，直到一九一八年，都在匈牙利治下，面積頗大，只有鄉村般的設備，沒

有任何特殊的經濟的或政治的意義。只有在最近二十年間，當這些城市成了捷克一省的經濟和政治中心，具有新建築的現代城市和一種高度發展的文化才在這些大鄉村中生長起來。現在把它們從它們的後方隔離了，這些城市，又回到了匈牙利的治下，將要失去它們那新的經濟和政治的地位。

給予斯洛伐以及全國家最重的打擊乃是迦掃的喪失，這地方直到現在都是東斯洛伐克的天然經濟中心，和次於布拉提斯拉瓦的第二個大城市。因為迦掃的喪失，捷克和羅馬尼亞間的鐵路交通隔斷了一百二十五英里的距離。因為這是連結捷克與羅馬尼亞的唯一的鐵路，捷克與羅馬尼亞間的邊界的價值現在就成爲問題了。固然，還有一條鐵路從小俄羅斯通羅普尼亞；不過因爲這條鐵路與捷克的鐵路網沒有聯絡，這唯一的與羅馬尼亞的交通也就很不重要。

在克塞斯（Kisegyháza）的喪失之外，斯拉伐克亞更因南部更重要的區域的損失而受到嚴重的影響；這些區域形成多瑙河流域豐饒的農業區域的最大的一部分，對於捷克的糧食的供給是非常重要的。在這些多瑙河流域的富饒區域中，除了生產穀類，還產有食糖，可說捷克的

白金；那兒也生產菸葉，和製造著名的托凱（Tokaj）酒的葡萄。這些豐富的農業區域，使得捷克在糧食方面能够自給；它並且能生產供出口的大量剩餘物品。雖然我們不能準確的估計該國現在喪失的耕地面積，不過我們可以很有把握的說，捷克將要被迫輸入大量農產品了。對於南斯拉夫的農民，雖然其中有一大部分馬扎爾（Magyar）人，這次回到匈牙利去，在經濟和社會方面，乃是一種重大損失。南斯拉夫的農產品將來失去它在捷克的國內大市場，因為捷克乃是一個高度發展的工業國家。直到現在，南斯拉夫的馬扎爾農民所得到的他們生產物的價格，還比在匈牙利所得到的高許多。假如匈牙利，本來能生產供出口的大量剩餘農產品，又得到一塊以農業爲主的新區域，農民就要遭到農產價格進一步的跌落，和生活程度進一步的降低。這對於南斯拉夫農民是格外難堪的，因為他們現在的生活程度是相當高的。

不過捷克在南斯拉夫不僅失去純農業區域，也失去了重要的工業中心。格外重要的是勞支拿瓦（Loznica）礦區的喪失，其中含有捷克鐵礦最大的儲蓄量，以及非鐵金屬如錒等的儲蓄。與南斯拉夫的鐵礦相連的在這地方已有了一些重要的金屬工廠，其中在費拉克伏

(Tihovo) 的各廠格外重要。有一些重要的製糖廠位置在劃歸匈牙利的區域中，包括有蘇蘭尼 (Surny)，奧勞斯迦 (Oroska) 和狄敦塞 (Djony) 的製糖廠。最後，斯洛伐克失去重要的克馬諾 (Komarno) 之多瑙河港口，在那兒還有一個造船廠。捷克的多瑙河交通和運輸現在只能經過布拉提斯拉瓦了。

據一般估計，在割讓給匈牙利的區域中的斯拉夫人，捷克人和烏克蘭人爲數多過五十萬。此外還有一萬猶太人，在過去戶籍調查中他們自稱匈牙利人，但是現在他們情願留在捷克境內了；還有許多民主主義的匈牙利工人，他們對於匈牙利也沒有戀念。假如過去在斯洛伐克有七十五萬匈牙利人，現在却有七十五萬斯拉夫人等（約佔斯洛伐克全人口三分之一）被強迫生存在匈牙利境內了。此外，斯洛伐克失望了一些確爲斯洛伐克所有的市鎮和地區。還有當斯洛伐克被迫對它境內的，特別是在布拉提斯拉瓦的，匈牙利少數民族執行一些義務的時候，保障匈牙利人不僅享受平等，且有一種特權的地位，而陷入匈牙利手中的斯洛伐克人的命運是更加不安定了，因爲匈牙利對待它的少數民族的義務在維也納決定中只有一種很籠統的規定，可以有種種不得的解釋，甚至可以用來將斯洛伐克人民澈底馬扎爾化。

這種新的劃界，對於依據維也納決定劃歸匈牙利的那些區域的人民的意願一點也不相合。特別是小俄羅斯各大城市的人民，在過去幾天內，已經表示他們的願望：小俄羅斯應在捷克邊境內保持完整。因此小俄羅斯將感到維也納的決定是一種沈重的打擊。不過即使在大部分的匈牙利人，特別是農民（他們的社會地位將因新的劃界結果而退步），也將以很混雜的情緒來慶祝維也納的決定。（无任譯自 World News and Views, No. 54）

讓步能使希特勒滿足嗎？

德·芬克（Fink）著

讚美張伯倫和達拉第的那些所謂民主主義者說，希特勒在慕尼黑會議中到底是輕輕地讓步了。「最不幸的事」到底是避免了。然而慕尼黑會議以後的事實，把這些人的話駁斥得體無完膚，希特勒法西斯主義和他的臣僕們，儘量地利用了慕尼黑會議所給他們的機會。當萊翁勃萊姆告訴他的門徒好好安靜睡覺的時候，法西斯已經奪取了他們一切所希望的東西。德國法西斯橫過捷克的邊境，不僅只是軍事佔領許多地區（這些土地都是在「國際委員會」的秘密會中豪爽地被贈給希特勒，作為戰利品的），同時在剩下的捷克領土內，還影響到了她國內政治和經濟的發展。

假如法西斯不再前進，不達到統治整個中歐的地步，她在國內的生存基礎，就要發生危險。增加德國的軍事勢力，使德國成爲一個絕對的霸主——這兩種野心構成德國法西斯每次瘋

狂前進的因子。

希特勒念念不忘，要統治在歐洲各國的日爾曼人的這種要求，慕尼黑會議內的英法代表，事先就把牠弄得合法起來了。那些所謂「民主主義者」，自欺欺人地說明德國有權利收回蘇台德區；同時，不知是對於中歐歷史莫名其妙，還是存心騙人，居然把蘇台德區日爾曼人說成是德國民族之一部。這麼一來，無疑地承認了希特勒不久會提出的，收回法國，瑞士，比利時和其他國家領土內的日爾曼人區那種要求，是合法的了。

希特勒在國內把德國人起碼的公民權利都剝削了，而在外面弄玄虛，談什麼「民族自決」。自從慕尼黑會議以後，這個「民族自決」的武器，他可以在任何時候，送到他看中了納民主主義使者的手中，而他們在同僚的讚美聲中，只有一切腹」了。

大家要注意，所謂「大日耳曼」的概念，不過是一種國帝國主義者的口號。牠的含義，不僅定吞併奧國及捷克的一部份，而是建立大日耳曼德國；據納粹黨官方發表的「教育信件」(Instructional Letter)的內容看起來，他是一種「民族的，種族的」概念，不僅是臨時的，偶然的國界。「中歐凡是講德語的地方，「大日耳曼」將要全部地包括進去，而組成「大日耳

曼語言領土」。此外，牠將還要包括凡是在歷史上日耳曼人所住過的地方。這封「教育信件」(Circular Letter) 是一九三八年一月發出來的，印有三百多萬份，為所有國社黨機關內的人員的一種強迫的讀物。現在摘一段在下面：

「提起日耳曼民族大國，其意義並非即以現存的疆土為止。……「德國」這個字，從最基本的，原來的意義，及民族和種族的意義來講，是指與日耳曼人居住，勞作，日耳曼言語以及日耳曼權利有關的國家。因此，現在「德國」這字象徵一件偉大的任務，等待我們去完成。……因此我們懂得，為什麼蘇台德人叫他們的土地為「蘇台德德國」，為什麼有日耳曼觀念的奧大利人唱「德意志高於一切」(Deutschland Über Alles)，為什麼亞爾塞斯人，雖然久屬於法國，仍然叫他們的土地為「日耳曼故鄉」。民族的權利存在，國家的權利也同時存在的。……」

「民族的權利存在，國家的權利也同時存在，」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大日爾曼國」有權在其他的各國內來發現「民族和種族的 (National-Racial) 日爾曼人」，來向他們宣傳納粹主義，在適當的時候，鼓勵他們起來保衛他們的「利益」。這套花樣，在奧大利身上玩過一

次。奧國人在 *Bochlegrad* 接受了「日曼耳人」的計劃。那時國社黨一年來的分化工作已達到了頂點，希特勒政府已經說明了，他不能再站在旁邊，看獨立的奧國來獨立地統治她自己。在捷克斯拉夫，也是玩的同樣的一套把戲。不過在這兒一羣從未屬於德國過的民族團體，也是日爾曼民族的一整部份。在這兒，分化的工作也幹過了一年多。希特勒自己像煞有介事地稱爲是蘇台德日耳曼人的領袖。這麼一來，在捷克境內，與捷克人享有同等公民待遇的蘇台德日耳曼人，國社黨便輕輕地把他們拉過去了。

從這些事實看，我們可以知道，希特勒說的一些保證「無領土野心」的話，完全是一個幌子。而那些所謂「民主主義者」作古正經地把這些話帶進耳朵裏去，徒使希特勒的代人竊笑而已。在薩爾區公民投票以後，武裝萊茵區域以後，和吞併了奧國以後，希特勒會重複地保證過好幾次，說他再不作其他的要求。這些甘言不過是納粹黨的一種玄虛，過去，德國玩這種花樣曾經得到極大的成功。在最初的時候，希特勒保證，他只是要解散共產黨，於是他就迫害社會民主黨，因為他認爲他們和共產黨是一丘之貉。他甚至於還讓基督教職工會（*Christian Trade Union*）的領袖們在所謂「勞工陣綫」（*Labor Front*）的領域裏玩一套配角

後來就用最卑鄙的辦法，腳把他們踢出去。德中央黨，人民黨 (People's Party) 和德國民族黨 (Nationalist German)，起初都投票捧希特勒上台，可是慢慢地，希特勒把他們擠到牆角內去，加以摧殘，結果把他們解散。就是宗教團體，甚至於達到訂像黃果遠 (Concordat) 條約那樣的地步，也沒有討到好。

希特勒的對立者給他武器，使他為所欲為，而這些暗中吃了虧的傢伙還要自認為勝利。這樣希特勒一帆風順下去，結果將在法國，比利時，南斯拉夫和許多別的國家，造成這般空個局面，就是，不再要希特勒站在旁邊打邊鼓，那些國家內面的納粹復國運動者，自然拾起頭來造反的。

當那些易騙的愛好和平的朋友們正在慶祝，十月一號沒有打起仗來的時候，納粹黨官報 (Völkischer Beobachter) 發表了一篇長文章，說明希特勒是如何始終一貫地撕毀凡爾賽條約。這篇文章更分別說明，為修改凡爾賽和約而起的領土要求，以及在「建設歐洲新秩序」名義下更多的領土要求的分別。寫這篇文章的政府高級參事官 (Neuberg)，在他的結論裏說：

「凡是看到希特勒政策的始終一致性，同時承認他這政策的目的是在建立大日耳曼國的

人，決不會懷疑，他還有一個更崇高的使命，就是建立歐洲的新秩序。」

希特勒的同志者現在正在努力建立「歐洲的新秩序。」在張伯倫友誼的幫助，和邁拉第奴頓屈服之下，希特勒的代理人正在竭力地來改變法國的政治機構。希特勒公開地干涉歐洲各國的內政，他在 Sandberg 的演詞，可以作為證明。

季米脫洛夫在好久以前，對於如何阻止德國帝國主義前進道問題，曾經下了一個結論，現在正可適用。

「不要激怒野獸」的政策已經是不適用了。這政策在任何情形之下，對於民主，和平以及工人階級都是有害的。法西斯野獸的嘴應該要套起來，應該用鐵嘴兒套起來，防止牠咬人。我們應該用有力的，人民陣線的鐵腕來對付牠——爲了保衛人民已獲得的民主權利和世界和平，我們應該當頭給牠幾棒，使牠氣絕！」（吉士譯自 World News and Views, No. 51）。

德國下次要求解決的邊境

英·中歐問題 的權威作家
塞舌·瓦特遜教授 (Professor Bethuysen-Watson) 著

在受英國和德國各方批評的凡爾賽條約，有兩件事實顯見不可厚非，一件是歐洲小國之獲得新地位，另一件是第一次想有系統調整微妙的少數民族問題。在這兩方面，最近的危機，促其發生深重的動搖，而各項勢力已在發動，這些勢力可決定歐洲的命運，因此是值得我們密切注意的。

所以，說在戰後二十年中，小國比前任何時代佔有利的地位，並不是誇大的話。以國聯為國際秩序的中心，像是他們獨立的一個適當的保障，而同時，供給了他們一個討論談判的場所，他們可與大國在一塊兒縮結安全與光榮的條約。

本文不在討論五大強國對於民族原則的諾言究竟忠實到怎樣程度的問題；事實是到了大戰末期的，他們已無法挽回而不得不對這加以支持，在一九一八年十月至十一月間，當革命

接踵而起，各民族，特别是各處弱小民族起而反抗，組成了民族國家。

在所有這些情形中，推動力都是由內而發的，而新的有機體的出現，很為迅速，結果，和會當最後能召集的時候，已經在她的面前有着好多既成事實，這些不能置諸不理，而至多只能在這一點或那點，加以修正。

X X X X X

廣義地講，以及把我所要講到幾個缺陷除外，歐洲戰後的新地圖，是純粹各民族自己的成就，看起來也為一個解放時期的開始。

在波蘭、波希米亞 (Bohemia)、斯洛伐克 (Slovakia)、克羅西亞 (Croatia)、斯洛凡尼亞 (Slovenia)、脫倫雪爾凡尼亞 (Transylvania)、立陶宛、拉達維亞、愛沙尼亞、芬蘭，戰後幾年造成他們有歷史以來的空前改變；而那種戰爭除開毀滅以外便一無成就的觀念，約近二萬萬在東南歐的人，定會加以堅決的不承認。

主要的改變，發生於廣大的三角地帶，這地帶位於德國國境的極東邊，與俄國國境的極西邊，自波羅的海一直伸展開去，達到亞德利亞海，愛琴海及黑海的沿岸。在這一帶，戰前

我們見到有九種民族完全在外國統治下！就是波蘭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斯洛凡尼亞人、克羅西人、拉達（Ruthenians）人、立陶宛人、愛茲人（Estonians）及芬蘭人，——戰後他們或者完全獨立，或者與他們的自由獨立的同族人合併。

●

只有一個民族是例外，那就是這許多民族間的最大一個的烏克蘭人，其人口達三千萬至三千五百萬間，在一九一七年，沒有獲得了他們部分的獨立，而又淪於四個外國統治之下（這四個國是蘇聯，波蘭，羅馬尼亞與捷克。）

所有這一切以及達到廣汎的社會經濟機構的變更，乃由於四個皇朝爲德國、奧國、俄國，及土耳其的崩潰，及由這結果，加強了地方的離心勢力，以對抗向心勢力，然後才可能。

可是如果決定這廣大地面的主要因素是對抗的交戰國初期所主張而後來爲那位「機器王國之神」威爾遜賦以爆發力量的民族原則，那末顯然其他因素——如歷史的，地理的，經濟的，甚至軍事的，也應在解決時，都加以考量。

主要的困難是在中歐及東南歐的大部分沒有劃然的及民族的界綫的可能，因爲各種族是非常交互的混合在一起。因此和會發現必須堅持對於某幾個在人種上不完全純一的，某幾個

新興國家採行少數民族條約。最不公平的，大國可不守少數民族約束的信誓，於是別人就馬上推斷他們會爲別國的榜樣。

第一大國不讚成這種議定的是意大利，她對南泰羅爾（South Tyrol）的日耳曼人滿口答應給以寬大待遇（這地方的歸併意國，完全因爲軍事上的理由），同時意大利對吞併後的脫利斯特（Trieste）城內六十萬南斯拉夫人，也作這樣的諾言。但在法西政權到來後，意大利把她的兩個少數民族的政治的和言語的權利，廢除得無影無蹤，甚至在宗教的教育及墓碑的銘誌上，也不准用原來的語言。

大國的不守這種約束更發生兩個不幸的結果。當希特勒在德國得勢開始虐待猶太人後，這些不幸的人民既無一宗教團體，亦無少數民族的國地際位。

這也給波蘭一個很可惋惜的藉口，宣佈她自己不再受少數民族條約的束縛，除非大國間也能有同等義務的規定成立。

波蘭逃避她久所對厭的約束的詭計，看起來似與德國共同勾結，以作爲削弱日內瓦的法律。

同時，這也是無可否認的事，在日內瓦建立的機構，對於執行少數民族的權利，是很不夠的，加之不夠真正公開，使逃避及阻撓可以實現。特別在巴爾幹各國以及波蘭，少數民族權利變爲一張廢紙，而民族同化的老方法，又不幸被那些在戰前被人踐踏而現在享受特權的人恢復起來。

這不但也不公正，並且極端的愚蠢，因爲這少數民族鄰國的同種人，不斷發生憤慨與焦慮，而阻礙仇讎的平息，又因在一個地方開始邊境修改而不將別的在動盪中的風起雲湧的邊境修改，這顯然困難甚多，不能克服，而結果一無成就。

沿邊境有許多爭執土地存在，給修改和約煽動一種藉口，（這種煽動者沒有名的兩國，是德國與匈牙利），在這運動裏面，一方面有着純粹對於其國外同種人的命運的正當的關心在內，另一方面，則有恢復失去的霸權的野心，或者利用少數民族作爲干涉其他好多國家的內政的把戲在內。

全部邊境問題的主要關鍵是在戰後日耳曼人四分之一的人數居於德國境外所致。

其中，六百萬人是住在奧國，三百萬是在瑞士，兩個國家都有他們自己的古老的歷史傳統；對於前者，我們看到，無此力量可以抵抗以軍事侵畧爲後盾的種族統一狂叫，而對於瑞士，現已採用同樣策略對付的徵象露出來。

但此外仍有德國少數民族在別的十個國家內——在捷克有三百二十五萬，在波蘭有百萬，三十萬在但澤自由邦，七十五萬在羅馬尼亞，各有五十萬以上在匈牙利與南斯拉夫；拿種族混爲一談的名義，每個少數民族，都可以被德國用來當爲侵入別國的敲門棍。

兩個首先試探的地方是捷克與波蘭。民族自決原則，這兩面鋒口的劍，如果確切的種族邊境真能達到的話，自不能駁斥；但對於一個混居區域，敵對的要求者都引用這原則，這自然要走到不可避免的衝突。

讓波希米亞的日耳曼人留新捷克共和國內——換句話說，讓他們留在一個歐洲最天然以山爲界的邊境內，那地方德國人與捷克人共同相處，已歷七百年——乃根據於兩種族無論怎樣劃分境界，都不能分開的見解，並且，在好多方面，他們相互的經濟利益，有要求聯合必然之勢。



自最近危機中所發生的事件，已足證實舊時邊境的根本合理，因為牠證明在實施上不能劃成一民族的界綫，差不多有一百萬的捷克人現已歸併德國，而仍有二十萬的德人留在被分割的國家中。

可是在羣族統一名義之下，主要的鐵路公路交通由外國境而對直通達，工廠與其顧客分離，重要工業與其原料分開，大城市與水電力廠割斷。

同樣的方法引用於斯洛伐克亞及小俄羅斯（Galicia）境內也是不可能的，這樣較高的山谷地帶的地位，就與下面平原的交通切斷，從此，我們看到一個很顯明的動機——不是在達到無法實現的民族分野，而是在對一個受敵人集中攻擊及友邦出賣了的國家，建立了一個制其死命的經濟根據地。

我們應順便提到而同時也很應重視的，就是自決沒有對蘇台德人施行，而且根本否認了。捷德談判，至最後一分鐘，雙方同意的，仍以自主為根據，而不是以割讓為根據；可是當漢倫受希特勒在紐倫堡的指示（並藉倫敦方面其他指示），脫去了假面具，作廣播演說，

公開贊成叛國而與德國聯合，他並沒有多費事地去與他自己的黨商議。

德國民主派及社會主義者的態度及情形早爲人所共知，不須多加敘述，但仍有極大理由相信右派絕對多數人士也從沒有願意分裂而只以民族的立場要求再作政治的讓步而已。

X

X

X

X

在捷克造成的前例，認爲不致蔓延他處，那是誰都不相信的專。我們應注意的捷克已變爲德國的屬國，經濟及意識形態的滲入將會及於匈牙利，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

正如戈培爾博士率直警告我們一樣，德國下次的進攻，將按照機會的到來而加決定，事請不加警告。但未來主要危險的地方，是在波蘭，那是可斷言，這地方隱藏着比捷克更多的爆發物，而牠的毫無隱蔽的窘境，也恰在我們這不幸世界上兩個強大武裝的國家之間。波蘭以短視的自私自利主義，在她的同樣的斯拉夫國家最痛苦萬分的時候，與侵略國勾結起來，不但合併了那個國家的七萬的波蘭人，以及礦產豐富而捷克人較多的區域，並且陰謀把要求自主的小俄羅斯轉移到她自己，或者匈牙利的手中，這兩國對於這地方，既無種族的權利，可以要求，當地居民，對於他們的新主人也是不歡迎的。

關於這樣複雜的小俄羅斯問題，將來我們要聽到不斷的糾紛，因為這是東歐強權政治的各種問題的鎖鑰。波蘭恐怕這地方享受真正的自主（正如她以前在捷克統治下，所享受的那樣，就是被瓜分了，也是一樣的享受），因為她會變為波蘭東加里西亞（Galicia）及東方各省小俄羅斯人，或烏克蘭人（這兩民族，實際就是一民族）強有力的民族主義運動熱烈要求

的中心。

在這地方，有六七百萬烏克蘭人之多，受着波蘭兵士與憲兵可怕的鎮壓，這是很容易發生的，對於與加里西亞毗連的蘇聯領土的烏克蘭，德國要獲得其土地、煤油，及造成勢力，或者會利用在波蘭心懷不滿的同種人，為事變的中心，而為她東進的前鋒。

這樣的可能性是很多的，我們即不管歐洲列強的勢力均衡與蘇聯未來的重要也有兩種理由昭示我們，不應該當她是無關緊要的事。

第一，英國對於那地方的形勢，更有直接責任，因為一九一九年十二月的所謂寇松綫（Crispien Line）把東加里西亞劃出波蘭境外，又因一九二三年三月協約國決定承認波蘭合併那地方，以波蘭担保東加里西亞的獨立為條件——可是這担保，她自己承認，却從沒有實施

，而我們也任其延擱下去。

第二在加拿大有兩百萬的烏克蘭人——忠實的英國公民——在美國且有更多的烏克蘭人，他們對於祖國非常關切，有權盼望一個根據種族事實而不是政治變遷的決定。也許是英國和法國，由於他們在蘇尼黑的自動放棄，把這重要的決定權拱手讓給希特勒；但是烏克蘭問題之爲歐洲最大的一個未解決的少數民族問題，而含有無窮的禍根在內，是可以斷言的。

(湘漁譯自 Hong Kong Sun)

幕尼黑以後的德國勞動大眾

德·阿克爾曼 (A. Aehmann) 著

幕尼黑四強盟約爲德國法西斯和歐洲反動勢力表現一種頗大的成功。在現時，反法西斯反戰的鬥爭，和推翻希特勒的鬥爭，都被弄得更加困難了。在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間的動搖份子又都依附向法西斯去了。像這樣的情緒被提高了：「多謝民主國家的軟弱，希特勒可以成功一切，而不會引起戰爭。」不過就客觀的見解來看，幕尼黑以後人民間情緒的傾向只達到一個結論。這一次與希特勒在別的外交「勝利」後所得到的地位全不同。蘇台德區域的攫取，和捷克獨立的破壞，並沒有達到如法西斯政權所期望的，和外國許多反法西斯主義者所懼怕的那種羣衆的英雄崇拜狂。

普遍徵兵制，萊因恢復武裝等等的到來，對於人民大眾却像一個晴天霹靂。這種玩火的政策直到後來，希特勒既經勝利之後，才爲大家所了解。當奧國被佔的時候，緊張和不安僅

繼續了幾小時，便能明瞭舒斯尼格政府將不經過一場鬥爭而降服，而希特勒可以不受嚴重阻撓的長驅直入。不過這一次却有長長的幾個星期的不安，在那時德國人民覺得他們自己是在一個火山的硬壳上。當轉機到來的時候，大家出了一口鬆心的氣。不過那兒所多的，不是一勝利的快樂，乃是這問題未曾鬧糟而平安度過的感謝。戰爭的恐怖，焦慮和緊張，在這一口新得的食物後面留下一種苦味，即使是在國社主義影響下的人民的口中。大家都明白「拯救和平」的當然不是希特勒。

慕尼黑後戈培爾（在馬倫多夫）第一次演說的論調，和所有納粹報紙上的論調，證明這事實。這種以德國人民的命運來從事的危險的賭博引起廣大的反感。納粹黨人用盡了他們的力量來證明這是唯一可能的過程，並且完全是爲了德國人民的利益。工業省份的納粹報紙充滿了德國人民不能領會希特勒爲他們獲取的成功怨言。

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從沒有看見過像在九月尾那些危急的日子，那末廣大而積極的人民中間的反對浪潮。這不僅是對於戰爭的恐怖；這是對於戰爭的一種偉大阻力。在動員了的防禦工人和後備軍分散的時候，有過確定的和平示威，例如在柏林的波芝丹（Potsdam）車站，

以及後來在萊比錫（Leipzig）街，當一個納粹宣傳家在德國北部造船場宣揚「首領謀和平的意旨」的時候，全會場大聲喊出：「我們要和平，一定不要有戰爭！」這不再是一種煽動，乃是工人祈求真正和平的呼聲。

在許多工廠和製造場中，出品低落了，因為有太多的討論。一即反法西斯主義者報告，有幾個鐘頭得到言論的自由。在軍火製造場中，有一些地方直接忘了工。這是管理當局在所張貼的宣言和警告中公開承認的。共產黨員們報告：「在這些日子，我們明白我們依然是被重視的，人民支持我們的程度之大，連最樂觀的人們也無法相信。有一些地方，納粹黨徒對於他們的地位感到十分不穩定，以至願意同我們成立一種安全的保證。」

在張伯倫和達拉第的訪問之後，特別是當捷克在慕尼黑被出賣之後，納粹黨人利用這個表示民主國的軟弱無能。不過……「那末很好，他們不要攻擊我們，沒有人在威脅德國。爲什麼我們要開戰呢？假如我們想到在世界上還有許多地方住有日耳曼人或說日耳曼語！假如這些將來都得到「解放」，那末還有什麼在等待我們，還有什麼進一步的犧牲呢？我們永不再有任何和平。一次比一次的壞，而且將來還有最壞的呢。」

負擔在加重。法西斯不能解決關於民衆的任何問題。長的工作時間和加速度引起惡感和仇恨，逐漸激成反抗。十月二十八日在「進攻報」(Angriff)上寫道：

「今天我們必得動員一切可能的勞動力，因此必得再度號召女人來代替男工，並且盡可能的用工廠和製造場的合理化的辦法來解放男人的力量。」

德國工人知道合理化是什麼意思。他們已經在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九年經驗過了。不過那時還沒有從現時的水準開始。「現在我們已經在苦役下流血汗。沒有人能支持更長的時間，我們幾乎不能靠現在的工資生活，除了增加工作和減少報酬之外，合理還有什麼別的解释？這就是大德國帶給我們的好處」。

納粹曾經舉行了一種宣傳運動，證明奧國只是一種賠錢貨，而蘇台德也需要更多的支出，所以還不到提高工資的時候。希望用這方法阻止民衆提出要求，不過勞動者從這裏頭得出他們自己的結論，他們說：「假如是這樣，那末德國對於我們有什麼好處呢？一切略掠取只是從我們要求新的犧牲。有一個時期我們是「一個沒有地位的人民。」現在我們是歐洲最大的國家了，現在必得要求較高的工資了。」

社會民主黨的工人照下面的說法提到蘇聯的態度：「我們可以信靠她，蘇聯政府實質的支持它的約定。它沒像那個沾沾自喜的任錫曼爵士和他的政府那樣使貝納士政府爲難，却堅定的宣言，對於法西斯主義必得加以堅決的反抗，它行動的十分正確。一切反蘇聯的反動勢力的運動必不可以許可，蘇聯是我們的希望和力量。」

鑑於人民間的這種情緒，納粹已經開始了一種新的反蘇聯謊話運動，納粹報紙散布這種可笑的議論，說蘇聯政府把捷克欺騙了，因爲它懼怕德國的軍隊。

對於把戰爭當做一種逃避的方法，以及把希望放在別的國家上的想頭，已經給了一種打擊，「國際握財政權的人們，雖然會爲希特勒大事咒罵，却正是他的同盟者。他們已經幫助他脫出難關。」許多過去懷疑的人現在明白了，還乃是德國人民自己的事，並且用了聯合的行動可以有許多的成就。大家明白每個想作戰爭投機的人使他自己與他的工友們，與農民和中等階級隔絕。有一種關於中產階級的反法西斯主義者的報告說：「他們將支持那些能將他們從連續的戰爭危險中解放出來的人。」

共產黨員們，社會民主黨員們，天主教的人們，以及資產階級的反對派們，全都爲最近

的事件結合起來。到遠的人民遭遇到同樣經驗。鬥爭中的統一，工人與蘇聯間堅固的聯合，民主國家內人民大眾中間的信仰，一個較好的將來的必然性，乃是今天比從來更確定的因子。

（无住譯自 World News and Views No. 52）

慕尼黑以後的波蘭

波蘭·勒斯納夫斯基 (J. Lashovskii) 著

在捷克被瓜分的悲慘時日中，波蘭能够採取維護捷克的堅決和公開的態度，希特勒的計劃無疑的會遇到一嚴重的障礙。如果那時波蘭顯示那樣的態度時，她一定會獲得所有和平勢力以及一切愛護和平和民族獨立者的後盾。在那種情形下，由於捷克的崩解而與波蘭處於同樣危險境遇的國家，如羅馬尼亞，南斯拉夫，也勢必要採取不同於現在的態度的。同時波蘭國家的利益和她的主權因之會得以維護。

但是當時的波蘭政府，在甘爲希氏走狗的賣國者柏克 (Bock) 領導之下，在各方面替護助希特勒氏，同時更參與了瓜分和劫奪捷克的行動。由於此，德國的力量更行增大，而波蘭弱點的暴露更爲明顯，而引起了瓜分波蘭的危險。

德國的實力比起波蘭來實在是驚人的增加了。德國的人口超過波蘭的一倍以上，在軍事

方面更優越得多。現在德國在捷克身上的野心如願以償了，她已由西南北三方包圍了波蘭。波蘭完全孤立地站在擁有強大軍力的德國面前。在出賣了捷克之後，沒有人能相信德國進攻波蘭時，法國會出來幫助的。

希特勒決不會失去利用波蘭這種困難情形的時機的。他已經正在伸了一隻手到波蘭的領土中。德國報紙已經開始發表了許多篇文章關於波蘭沿海地帶，「走廊」，以及波蘭境內德國少數民族的問題，這並非是無用意的。希特勒在但澤的代表人佛亡特在幾天前提發表宣言，聲明以前的自由市現在已是完全德國的城市了，決定隸於希特勒統治之下，其他人不得過問。但是希特勒決不會以「自由市」和波蘭境內的德人的現狀為滿足，波蘭境內的德國人太少了，不能引起一個新的蘇台德區「事件」。爲了這件事他利用了烏克蘭的法西斯黨人。在但澤的德人已組織了一個「烏克蘭委員會」向波蘭境內擴大行動，以求聯合在希特勒羽翼下的許多法西斯團體內的許多烏克蘭的分裂主義者。得到西烏克蘭的烏克蘭族法西斯的服從和擁護的另一種目的，是希特勒政策中對於捷克境內烏克蘭區域的企圖。希特勒現在拚命的進行的在波蘭西部烏克蘭建立他的勢力，將他變爲德國軍事根據，進攻烏克蘭社會主義共和國

及蘇維埃聯邦。同時他又可以利用南部烏克蘭內部政治的危機來嚇詐他的同盟者。他答應希特勒關於西列細亞和海岸方面的要求而無所異議。

慕尼黑會議對於波蘭的真實意義非常顯明：英德兩國在歐洲平分天下而犧牲了許多小國和中間國家，波蘭也是其中的一個。德中區不過是希特勒擲送波蘭外交部長的一點餘酸，這不能欺騙任何人的，無論是反對黨人也好，法西斯黨人自己也好。

「慕尼黑會議所造成的永久和平幻景，已經是意想不到那樣快的消散了。歐局一個長期安定的希望，雖也是我們所抱，已經是根本不可能了。一直到現在德國的野心一刻也沒有停止。」

上面的一段是波蘭基督教民主黨報紙「波蘭報」（*Polonia*）所下的悲觀斷語，該報是中階級溫和黨機關報。其他反對派的報紙也是刊出相同意思的結論。就是波蘭政府也是在懼怕的籠罩下。

「德國已經獲得了新的地位，」副總理華特考斯基（*K. Jędrzejowski*）的半官方談話中如此的表示：「現在僅僅是一種政治的進展，經驗告訴我們這就是軍事進佔的序幕——一個毫

無阻擋的軍事進侵……」

此時波蘭正在出兵多瑙河流域，報章一致認為這是波蘭的生死關頭。法西斯黨元首和希特勒的朋友茹特瑪考維治（Zakląg Kowich）却公然地在 Vilna Slovo 上面承認那兇惡的西部和同盟者所引起的警報，他這樣的寫：

「如果任何一個國家認為別一國是他絕對必需的聯盟國時，結果將不為該國的聯盟而論為該國的奴隸了……我，是個「德國的朋友」，「希特勒的朋友」看到現在只餘有一個國家，同她是可以聯盟的，我不禁警惕起來。」

出賣國家利益的一羣波蘭法西斯蒂者現在正想再進一步與多數的法國國家（內有意匈）發生密切關係，同時更加援助希特勒的侵畧政策。在希特勒的領下和通力合作下，他們發動侵畧的第一階段，還未能得到所期望中的勢力的增加，於是再用新的掠奪方式而發動侵畧的第二階段，主要地以捷克和立陶宛為犧牲品。

不果斷而意見糾歧的反對黨領袖們正躊躇不決，畏懼，又憂慮，又高興，他們畏懼推測柏克的鬥爭，又慮到波蘭政府政策有不幸的結果，同時又沉迷於獲得德中區的不光榮的歡樂

中。他們夢想着新的外交合作，處於英國的保護下，以及其他路線。

拯救波蘭獨立唯一的方法是：根本改變波蘭的外交政策走入與和平勢力擲手的途徑，改變與真實保衛和平的國家——如蘇俄——的關係而與之密切合作。但是他們知道這外交路線改變的先決條件是要摧毀滅波蘭的法西斯獨裁政府。（呂一民譯自 World News and Views

No. 53）

西班牙不容有慕尼黑協定

英·傑克遜 (F. Jackson) 著

法西斯國家既在東歐打開了捷克的門戶，便希望因西班牙的失敗，同時使法國一籌莫展，給英國海上權力一下也許致命的打擊，及破壞世界民主國家最大的聯繫點。因此，西班牙是反法西斯鬥爭的關鍵。獨裁者及其同謀者亦深悉這種重要性，所以他們亟欲給西班牙也來一個慕尼黑協定，這就是說，他們在軍事上所完全失敗的，尋求用外交及其他「和平」的手段得之。

西班牙共和政府的軍事形勢遠較以前優勝。不用說，除非那個指定的犧牲者對於戰爭的神無法拒絕他的那份祭品，否則慕尼黑協定必不能成立。但是西班牙共和政府把民衆武裝起來，和以抗戰爲號召動員全國人民，作爲對法西斯襲擊的一個答覆，使西班牙得免陷於與捷克同一的命運。西班牙的力量首先就是他的人民軍隊的軍事力量，及祇能由代表一切前進力

量的人民政府發出的鼓舞和領導。

但是四強會議雖不能如出賣捷克一樣出賣西班牙，法西斯國家却肯就此放下屠刀。反之，她們祇有從四方八面對西班牙共和政府加緊侵略，使西班牙共和政府成爲一個任由人家用外交手段加以宰割的無力的旁觀者。她們的計劃很簡單，將不干涉政策擴大起來，進一步限制共和政府的軍火輸入，及樹立一種經濟封鎖，以防止食物及原料輸進西班牙。說得更明白一點，就是使西班牙人民因捱餓而生屈服之心。

這個計劃正在執行中。意大利撤退一萬生病及疲乏的步兵，志在要求英法承認佛朗哥交戰的權利，使佛朗哥能借助於意國海軍，在洋海上襲擊船隻，同時，佛朗哥在慕尼黑協定之後，馬上在西班牙領海內開始一次新的轟沉英國船隻的行動。因爲西班牙原料通過法國港口者不在少數，墨索里尼得到張伯倫的支持，便要求法國參加經濟封鎖，作爲與意大利恢復國交的代價的一部份。

當西班牙人民正想將第二個嚴冬將已臨迫，當糧食問題早已非常嚴重的時候，上述的步驟便予以採用了。糧食問題達到怎樣嚴重的地步，可以根據下面這事實加以推想：有三百萬

人民願拋棄了他們的家庭和生計，却不願在佛朗哥墨索里尼的獨裁之下過活。在這些難民之中，至少有四十萬兒童非常缺乏照顧，特別是缺乏食料。他們的四份三是營養不足，同時有四份之一——十萬兒童——正在捱着肚餓。

因爲完全沒有肥皂，在有些地方，很多兒童（五個兒童當中有四個）另外還患着種種皮膚病。因爲已到的嚴冬的氣候，燃料的嚴重缺乏及衣服皮鞋的短絀將要增加生命和康健的喪失。兒童既比之其他的民衆得到優待，成人的痛苦便不難想像了。有如一九三八年八月五日泰晤士報所簡括地寫的：「老的和殘廢的死亡。」

勞工運動的全體雖祇給予西班牙很小的援助，總工會及工黨的若干支部的行爲却會指出，如有人領頭，英國人民倒極願意盡他們的一份力量。最好的例便是礦工的例，他們的自由募捐得到八萬四千磅的款。還有好幾個工會作同樣的募捐。不過在不勒蒲職工會會議會決定更加努力地撤消軍火輸入西班牙的禁令，及增加英對西班牙糧食的援助，使這些決議案得到實現，仍有待於總工會（Transport House）的努力。

在西戰的二十六個月中，英國各援助西國團體曾寄交西國金錢及食品約值六十萬磅。美

國以會寄出一百萬磅金錢及食品，應居首位，阿根廷則會募集到八十萬磅。民主國人民此種的問題乃是在最近幾個月內應寄出之金錢和食品當與過去二十個月相等才成。

與人民的同情及俠義成一尖銳的對照者，為民主國家的鑽石心腸的視若無睹。對於在最艱苦的條件為西班牙獨立而抗戰的千萬婦孺，英國政府為避免良心責備起見，曾捐助一萬磅與教友會賑濟工作。法國政府會指定八千萬法郎（約合五十萬磅）為救濟在法境的西國難民之用。美國政府則裁去六千噸麥為賑濟工作之用，瑞典政府捐助八萬磅。

在各處動員對西班牙的援助實不容稍緩。我們現在已不能滿足於寄送價值數百磅的食物，我們在未來數月中要計劃輸送不下一百萬磅的金錢和食品。下列數事如果執行，會使這個目標實現：

- 一、請求政府保護與西班牙通商船隻，拒絕佛朗哥交戰國的權利，及與西班牙通商的全自由。
- 二、繼續逼迫工黨總工會求得更大的賑款，及在各處支部組織自由募捐。
- 三、在其他工人團體各支部舉行一請求對於已經在各該團體設立的募捐全力支持的運動

四、由國際勞工運動召集一次所有援助西班牙人民的前進政黨及團體的世界大會。

五、請求政府對於賑濟工作作重要的捐輸。

六、國內各城市均遣派一個輸送食品的船。

七、在英國各地設立一個援助西班牙的團體。

八、支持食牛奶合作計劃的新運動。

九、售旗日及募集。

我們首先要打倒任何對於西班牙的悲觀論調，任何以爲獨裁者的力量既已制勝捷克，定能制勝西班牙的思想。獨裁者加緊的使西班牙人民挨餓的企圖，正是他們不能在戰場上打倒西班牙人民的明證。

反動派報紙又努力把西班牙政府關於議和的聲明，曲解爲承認自己的弱點及準備放棄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再沒有這種解釋距離事實更遠。不用說，共和政府亟欲終止西班牙人民的殘殺，但想得到和平，唯有撤退外國軍隊，及由符合人民公意的政府再造整個國家。這個

意思，在西班牙政府及西班牙民主團體的宣言裏面表現得至爲明白。這也是往在佛朗哥佔領區域的西班牙人的願望，因此正是建立真實和持久的和平的唯一基礎。（列地譯自 Labour Monthly, Nov. 1938）

慕尼黑以後的法國人民陣綫

法。衆議院議員
伯里陶 (J. Berthou) 著

外交方面，志在增強國際法西斯主義的慕尼黑協定簽立之後，法蘭西的反動勢力在等待一個在國內社會問題方面的「慕尼黑協定」，該項協定本着張伯倫，希特勒及墨索里尼的意旨，從勞働階級開始，統制人民。

法國政府尚未開始引用它的全權於「復興工作」，却將它的決議案延緩到十月二十三日參議院改選之後實行；但我們倘若袖手等待政府執行這些決議，一若并未預先知道這些決議案全部皆爲勞苦民衆而發，我們會犯了嚴重的錯誤。

首先，財政部長正在着手一個「犧牲和節約」的計劃。該項計劃將包括間接稅的增加，勢必使物價高漲。零售價格指數在去年尚爲六四二，今年七月突然漲到六九零，在九月已達七零八。其他辦法爲：商業交易稅的重徵，這項辦法加商人以重負，且有助於物價的高漲；

政府借款的部份動用，這項辦法將使小本投資者感到極大的困難；退休官員養老金的取消，下屆預算中用於社會事業的總數的減少（這項辦法目前將在國會提出討論，他們正在對於國會信用作進一步的破壞）等等。

自然，這些辦法最不宜於平衡法國國家財政。一九三八年國庫虧欠總額估計達四百五十萬萬，或竟達五百萬萬法郎，而計劃中用於軍備的新的費用却祇有使這個數目增加。欲改善這個環境，祇有將國家財政全部改造，及強使外流資本回歸本國之一途。現在提出改善環境的辦法，其實除使貧者負擔更重，同時讓大富者得以逍遙法外之外，實無目標之可言，因而使水深火熱的人民失望憤怒，易為法西斯主義者所乘，以遂他們的狼子野心。

關於達拉第對現行社會立法的主意，局外人亦無從得知。不過我們若注意到他現在和犬儒主狼狽為奸的舉措，他的態度，亦可瞭然；這些舉措即是對於罷工者及勞工階級的戰士的嚴厲壓迫；有損於工人利益的勞資協定的專斷的修改；特別是商店會計員的大批辭退；大百貨商店每星期五天工作制度的取消；及類似的挑撥行為。

為更易達到這些目的起見，那種財政上的寡頭政治正傾其全力於分裂人民陣綫 特別致

力於分散勞働階級的力量。它的火力更集中於共產黨，它很明白，共產黨是抵抗社會反動力量的最強有力的屏障。

十月十二日，急進黨發出一個所謂對於統一的呼籲，這個宣言聲稱排斥法蘭亭和他的親希特勒的友人——他們在最近的議會辯論中投贊成政府的票，却得到允許安靜地進行他們的叛逆的活動——同時却武斷地不許共產黨過問，假裝以爲共產黨已脫離人民陣綫。急進黨的領袖——專斷地行事，連他們的政黨的選民也不諮詢——却實實在在在癡癡地對於那個反馬克司主義的舉國聯合的鐘。

我們剛纔講及的急進黨的宣言，材閣和法西斯主義者對之極表歡迎；不過在急進黨裏面却遇到極大的阻力。急進黨執行委員會的巴黎及地方急進黨團體的代表對這種宣言力持異議；其他的代表僅爲了紀律的緣由始投贊成的票。衆議院主席及急進黨領袖之一的赫里歐，上星期日在里昂演說：他的演詞的口吻與那個宣言的口吻非常同樣。他的演詞特別提出一個拯救民主政治的願望，他要大家「聯合起來反對所有對獨裁政治屈膝，祇站起來（同時公然或暗中傾慕獨裁政治）努力煽動內戰及使法國人兄弟鬩牆的人。」

巴黎及地方的人民陣綫的團體亦聲明對於人民陣綫初成立時同心協力的盟誓矢志不渝，而由組織人民陣綫的政黨的代表參加的各地人民陣綫委員會，一如各種工會及別的民主團體那樣，對於人民之敵的狡詐皆有類似的答覆。共產黨在人民陣綫全國大會席上，曾質問是否對於慕尼黑協定的贊許，在將來成爲加入人民陣綫的一個條件！

社會黨領袖勃萊姆聲言反對武斷他把共產黨排出人民陣綫之外，而請求以民主的輿論爲依歸。他的態度激起反動派的震怒。鋼鐵公司的喊舌「時報」對於社會黨領袖大發雷霆，因爲他使民衆與達拉第和龐納的狐羣狗黨相對立。不用懷疑，財閥渴望社會黨乘機與共產黨分離。財閥們估計有若干社會黨黨員可以支持他們，這些社會黨黨員準備好不惜任何犧牲維持達拉第的政權，爲了他們害怕有所動作；但是在社會黨裏面，自始便有一種拒絕順從希特勒的命令的傾向，這種傾向一天一天的顯著，社會黨領袖及前任內政部長道爾謨 *Max Dormoy* 有一篇文章，要求對外當持一種堅決的政策，對內務求履行人民陣綫的政綱，便是這種傾向的一個好例。

社會黨黨員對於別人爲他們設下的陷阱，其實也不能無所見。一個準急進黨的作家，已

個龐納的機關報的僱員，在下面這些話裏面對他們說得清清楚楚：

「和共產黨斷絕關係仍然不够使現局緩和。社會黨黨員對於經濟復興的必要條件，還要放棄他們有計劃的反對。」

這些話的意思，不用說係指社會黨黨員一定要醜顏附和一種政治和社會的反動政策。

又由於志在淆亂人民的視聽，達拉第說服了他的一個自命爲左派的朋友，畢素 Henri Poincaré 用歐戰軍人聯合會的名義（畢素是該會的主席），發出一個宣言。該宣言要求一個自然由他的朋友達拉第主持的「公安政府」及取消國會干預政務之權。該宣言目標何在，祇要看那反動的退伍軍士全國聯合會的領袖郭雅、呂碧、特魯遜等的熱烈歡迎，我們便不難明白，該會的政治主張完全來自與希特勒個人來往的關係，且由於他們的失敗了的法西斯的叛變遂產生人民陣綫。不過使法國退伍軍士忘記了這些人會從他們手上奪去所謂一九一八年的勝利的結果也不容易！特別是在現在，一切皆爲希特勒的德國統治世界的要求而被放棄了。

最後，因爲若干「工團主義者」的反共活動，他們公然贊同各政黨各階級的人物（如羅許及培亞），且不用提各種各色的托派清派（Poitiers）志在分裂總工會及使總工會退出人民

陣綫，反動派便懷着使總工會解體的很大的希望。在最近總工會的全國委員會，這些份子完全被打倒了，最後決議案由一百一十三票通過，祇有頑固的贊成慕尼黑協定的十三票棄權。這些人——他們以為可以使共產黨孤立，結果反使自己孤立起來——的行為得到大僱主的有力的鼓勵，僱主們希望藉着總工會的不睦，好得更易於向工人進攻。他們這種用意的障礙物就是大部份代表沒有墮入反共運動的術中，因為（正如公務員團體的一個代表所說）「這種運動就是法西斯主義對勞働階級攻擊的第一炮」。總工會秘書長石屋 J. Toljak 指出我們倘若繼續對國外的法西斯主義屈服，便用不着向國內的法西斯主義奮鬥，他的話被聽衆熱烈鼓掌贊同。總工會的全國委員會聲言不信任一般不惜任何代價求得和平，現在表示贊同一種假偽的「社會均衡」的人。

法國僱主聯合會秘書長紀諾 E. G. Boin 對於總工會全國委員會大會的結果非常不滿，總工會認為各工會的主要責任是對那種「社會的進攻」奮鬥，而這種奮鬥乃是一種聯合起來的工會運動的職務。紀諾非常震怒，因為總工會的大會決定了應付一種非常確定的危險。這一次，財閥又要覺悟人民陣綫不是政客的短命結合的玩物，而是在人民裏面根深蒂固的一種運

動。

達拉第的躊躇正由於明白這種事實；因此極右派對他加以威脅，說假如他不馬上依照他的理想行事，便請他回家料理自己的事務。

正爲的如此，着眼在一種法西斯暴動的準備便緊張起來！政府對於這些準備竟予以寬容，甚且予以獎勵。類於蒙面黨的秘密組織便死灰復燃；多里奧 D. Dore 的法西斯團體日見活動；巴黎的一個工會的戰士被暗殺，其他的戰士也有受到同樣命運的威脅。達拉第對着二月六日的法西斯暴徒祇有退避三舍，讓他們的杜美格 Doumergue 上臺。不用懷疑，戈林——他在魏尼黑親自出馬去恭維和招待達氏——會給達氏一個有力的印象，使達氏現在願意領導一個法西斯暴動，不用說藉口預防他們極力使人民相信的共產黨叛變。僱主的機關報每日情報，斷言「共產黨的宣傳一日不停止，則法國政局便一日無澄清之望」。他們的理由便是共產黨不斷的在人民的記憶中喚起參加人民陣綫時共同負起的責任——這些責任給有些人以痛苦的束縛，但是在民衆中間構成一種約束的力量。

若干急進黨領袖準備使他們的政黨淪於破產及犧牲那些跟隨過他們的中等階級。但是否

其他的急進黨領袖，如何香保（Archimand），他說：「我們走上寡頭政治的路，我們便祇有執政權的影子，連我們背信的代價都得不到。」

因此，此刻的責任是兩面的：一方面，在於在總工會全國委員會的決議案所指定的抵抗僱主的貪婪及法西斯的危險的政綱的周圍保持着勞働階級力量的一致；別方面，給中等階級指出，祇有社會進步，纔是恢復法國人民在慕尼黑的退讓所失去的力量的一辦法，以避免勞働階級的孤立。

反動派利用人民在極度惶恐後所感到的緩和感覺，贏的了第一局；但是他們現在要輸去第三局，因為人民的眼睛正在張開，及因為——特別在各工會——大家逐漸覺得以為達拉第能「挽回和平」而支持他，是破壞所有對抗僱主的攻擊的有效行為的最好辦法。假如社會黨——如共產黨那樣——明白它沒有權利使人民腦中對於這些危險存着幻想，而應該密切聯合起來馬上對付它們的話，法國人民將得到最後的勝利。

（列地譯）

慕尼黑協定對中國的影響

美 亞 籍 誌 編 輯
 洛 克 伍 特 (A. LOCKWOOD) 著

世界上的弱小國家，受着外來侵略的威脅的，如今正注視着英法二強國在慕尼黑一會裏所議定的降服的約章，和捷克斯拉夫民主國之橫被分割，而不勝惶恐。這場會議的結果正表示着國聯盟約終久要向着武力政策的最赤裸的無政府狀態投降。尤其在中國，這件事情所引起的是一種恐怖的反動，生怕在日本與列強之間，如今正在準備着一種同樣的國際的勾結。目前大家都預料漢口的陷落，將要成爲恢復媾和磋商的信號，在這回的磋商裏，德，義，英，法諸國將要在一種互相退讓的決議裏支持着日本，同時自然不免要拿中國來做犧牲。

姑無論一種成功的調停將會在實際上成立起來的可能程度是怎麼樣，要之上述的一種預料，確然是有種種的根據的。況且武漢之繼續廣州而陷落又造成了一種有利的情勢，因爲它對於中國之抗戰產生一種新的危機。就實際上言，漢口之失陷並不足就能決勝負，而且看情

形也大概不致如此。然而中國在國外的聲望却因此受到厲害的打擊，而中國的繼續抗戰的聯合陣綫也會在實際上感受到較大的困難，尤其是在日本長驅直入地進了廣州，而截斷了經香港而入於中國的軍火來源的今日。

在這樣的新狀況之下，日本已處於一個比從前更為強有力的地位去實施壓迫於西方的列強。無論如何，若從一種短期間的觀點看來，情形必將如此實現。這種壓力首先支配於兩個目的：其一，使列強對於已受嚴重壓迫的日本經濟力予以財政上的解救；其二，成立外交的合作去強迫蔣介石委員長，使之屈服於日方的條件之下。這種行動將會鼓勵中國的失敗主義者去求取一種妥協的解決，而由是替將來的接洽和平準備下一條路徑；這樣一來，便會使得現時中國政府的統一發生嚴重的困難。

這種結束這場戰爭的協力的壓迫對於日本自有種種的利益，那是很明顯。日本可以憑藉着這種方法而希望不必耗費足以危及國家的重價，便作成了摧毀蔣介石的政府的大事業。如果另換一條路去達到這個目標，那她便非出此代價不可了。日本既獲得這回陷於窮途的很不用費力的解救，為酬勞計，自然會拿出種種的承諾和保證來——她尤其會允許西方列強以共同參

加中國的經濟開發，這些事業原不是日本自身的財政力所能隻手經營的。像這樣的提議，在這時期對於西方的擁有權益的國家尤其容易動聽，因為她們和中國的通商事實上是已經完結了，所以她們的在天津、上海、漢口和香港等處的全部通商基業已經或多或少地要仰日本人的鼻息。

由是可知歐洲危機在遠東的反響正是在這些事情上顯現出來。法國和英國在歐洲的弱點，在這上頭露出，而日本和中國都不會放過這次的教訓。

假如慕尼黑之會能够達到一個真的解決，事情就會大不相同。然而該會議的一切表示，都指着別種的途徑。從此會的會商結果，德國在聲威和資源上都大為增強。法國包圍德國同盟體系終於崩壞，而她的人民陣綫也被破裂了；英國果真遇到了她久在疑怖的妖魅——在歐洲大陸上的一個軍備特為龐大的強國；而在美國，則孤立的情感特為濃厚起來。重整軍備的新方案所發出來的呼聲，比之最近對於所謂「光榮的和平」而發的喝采聲還高的多，而英法兩國所能實施於亞洲的壓力，則祇有因此會議而削弱，而並沒有加強，那也似乎是很明顯的。

如果我們可以歸納歐洲的事件去推測遠東的事情，那我們就會看出，現今的英法兩國不但減少了反抗日本的力量，而且她們的政府也並沒有預備以這種政策去保護她們的權利的意思。英意的協定和墨尼葛的約章不過是張伯倫要去求得苟安局面——或者至少總是一種短期間的喘息上的新方案中的兩個步驟。據報告，這兩種協約還要憑藉一種新努力去施行，這新的努力，一方面是要去調解西班牙的鬥爭，一方面是要與意大利在非洲北部作有效的妥協。對於英國和德國納粹政府的終於難免的衝突，至少總可以靠着允許德國向東南歐發展來延緩下去。這是真確的，這場衝突也許可以根本免去，假如西歐的英法兩國能始終維持着中立地位於蘇俄與德國的戰事中——這場戰事，在英國保守黨人的心裏，是將會到來的，它的來臨，正被他們認為是替資本階級的民主主義作成一種愉快的解決，一舉至解答了這裏所包含的一切問題。

事情的相符性會提示一種同樣的努力去企圖以調解方法結束遠東目前的戰事。依據這種論調，日本將會達到她的大部份的目標，同時依舊保持着她目前的政治和社會的機構，使不致被磨蝕於長期的消耗戰中。她將要從此被阻，而不致征服中國，因而將西方列強的利益一

掃而光，同際也不致爲了要作成此事而先使她自己崩潰——這後一件事或許會實現的成數尤其高的多。她的首先佔領了華北，將會留卅華南給西方列強的商業作她們活動的範圍。她將會被滯留於中國之內而無暇去威脅亞洲東南部的殖民區域。然而她對於從北方來的蘇俄勢力的擴張却依然是一堵防禦的高牆。中國亦將由是而免去了因延長的交戰而引起的重大的社會改遷。而英法兩國被牽入遠東衝突之解免，亦可使現時正在煩惱中之該兩國得集中她們的目標和力量於她們專心致志的問題——那便是德國之再起。上面所舉的種種，正是使歐洲列強預懷成見的算計，那成見使她們很願意沿着慕尼黑協定的路綫去替中國商量出一個媾和方案來。

這樣的一種理想，表面上雖然似乎很可贊同，對於西方國家的有力集團很有吸引力，然而它的實現却是成數很低的。遠東不是歐洲，中國也非捷克；任何的根據於捷克事件的比擬的預期大概總會流入歧途。

我們首先要注意的，目前遠東的衝突正在儘量進行，而不僅是祇有戰爭的惘嚇。在戰爭的刺激之下，中國的革命的主義已經發展到一種絕無投降的可能程度。在她的聯合陣綫裏，也許難免有某種反動團體的分離和退出，然而大規模的繼續抗戰却是十分確定的了。

只要這一點是依然真確，那麼，從此產生的種種潛伏於日軍前綫之後的民衆組織和尋釁戰爭，便足使日本的任何的鞏固他的勝利的計劃成爲不可能，而一切以勝利的假定爲根據的方策也很容易陷於迷誤。而中國方面呢，則除了獲得最後勝利一條路之外，便會陷於整個的混沌紛亂中。因此，在最近的將來裏，要使這場戰事的妥協的解決，極其量，也總是不穩定的。

而且就東京的現政府言，如果我們可以拿最近表現的情勢來推斷，在那裏也不見得有甚麼妥協的神祕。根據我們所得的報告，宇垣外相在九月二十九日之被排開，就是反映該政府的預備打到最後的決心。宇垣將軍之在內閣中，向來主張縮小他們在中國所要達到的目的，和一種較爲慎重的洽商政策。所以他的辭職就是證明日本的極端派軍人更爲得勢。這件事同時又可以表明他們現在沒有法子去覓得中國的一個有力的主和集團作他們議和的對手，或者表明他們自信日本在這時機，不能够或不需要採取這樣的一種政策。

事實是如此的，在目前的情況之下，日本再找不到確實的基址去重新獲得他的均衡。日本的完全勝利和日本的急遽的退兵，都在可能的範圍以外。可是要憑藉對於中國的局部的支配權來實施在日本羽翼下的有成效的經濟開發，也好像是同等地不可能。況且就算西方的列

強都在希望這種預料將會被證明並非真確的情勢裏，去贊同作某種妥協的解決，這裏頭依然留着種種困難，那是與日本軍閥進行交涉時之不容易取得確實的保證，這是許多年來的經驗已經充分顯示的了。目前日本的對外侵略實種根於國內的政治和經濟支配權的鬥爭。就爲了這個理由，任何的拯救日本出於目前的窮途，而因此即以一劑新的續命湯給予她現時的統治團體的難和協定，無論如何也終不見得怎樣堅牢可靠。

再進一步來說，就算張伯倫和達拉第亦已經準備好聯合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去拿日本和議條件壓到中國頭上來，試問他們有憑仗甚麼來達到這個目的呢？捷克的情形是完全倚靠着英法兩國，除了這兩國的幫助以外，她便立刻陷入孤立無望的情況中；而在遠東，則西歐強國並沒有據着如何的舉足輕重的地位，去決定將來的結果。就在外力迫成的和議成立了以後，中國仍然會繼續奮鬥下去——也許奮鬥的力量會比從前差一點，可是她這樣子做也許會無期限地耽擱着日本統治權的鞏固化，和阻礙着她的勝利成果的收穫。而且中國也許會與日俱增地繼續求助於蘇俄——這件事情，至少總不是保守派所歡迎的；如果事實表示着中國沿着這條路綫，就很有得到最後勝利的希望，更爲這些人所不願聞。

還有最後的一點，雖則在墨尼黑會議中，蘇俄是被擱於門外，而且這情形會重演於遠東，可是同樣的待遇却不能拿來對付美國。在任何關於遠東事件的集體決議裏，美國政府的聲音總挾着很大的重量。在中歐，那地方是美國早已聲明過不願負任何責任的，英國政府自然能够——而且必須——依循一條獨立行動的途徑。而在遠東，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如果英美共取平行行動的政策，自從艾登下臺之後，已被英國政策所取的途徑所損傷，那麼，此外還有一件同樣真確的事情，那就是，從今以後，絕不會有一個英國政府會自己犧牲它在世界政治裏的一份最大的產業——英美兩國的友誼。

由此觀之，美國的輿論依然是解決遠東情勢的鑰匙。她曾經不允許美國輸送物質的援助到中國去；她也曾默許美國的軍火接濟繼續不斷地流入日本。可是，她却絕不會贊同一種爲解決遠東情勢而成立的墨尼黑協定——假如把其中的實際內容完全揭發，它無論如何，總不會獲得多少的贊同。正因爲美國對於日本這回侵畧中國的道德和法律的方面，曾經屢次宣佈她的政策，而這樣的調解這場戰事的企圖，則恰和她的政策相反。還有別種要援助日本軍閥和他們的商業上的同盟者安跳出他們目前的難關的企圖，所獲得的報酬條件却並沒有呈出使遠

東恢復和平和繁盛的希望，那也只是一種短視的努力而已。

華而特里普曼 (Walter Lippmann) 最近曾經宣言，日本如今確已完成征服中國的大功，而在亞洲建立一個厚利的大帝國；假如這話果然是真的，那西方列強無疑地只好被迫着去承認這已成事實，而盡力設法去應付它。然而只要是對於現實的情勢有相當認識的人便知道日本的現狀離開勝利還遠，而且她所要達到的目標大概還愈離愈遠呢。情形既然如此，所以今日西方各國授與日本的經濟的援助，輔之以採取較為「現實」的外交策略的日益增強的傾向，不但不能保證和平與利益，或者反足以延展中日的戰爭，而把在估計中的結束日子延長下去。

今日的情勢不是要美國拋棄了她的遠東政策裏的樹立已久的目的和原則。而且恰恰相反，因為日本軍隊正在中國繼續擴大戰綫，如今正造成了很好的機會，讓美國可以給中國以有效的援助，而不致冒犯捲入漩渦的危險。而且在這方面，美國的行動原比英法兩國更為自由。她不像英國那樣擁有一個香港，恐怕會失陷給日本，她在中國的物質上的基業也比較關係輕些。而由於她兼具着重要的通商者和富饒的貸款者的兩種資格，她對於日本的實施壓力的

作用是非常之大。

因此之故，美國現時至少總應該施展它的影響力去阻止任何的蝕耗中國的抗戰力的聯合的企圖。她還要再進一步，去探察出於停止對日軍用品的供給而作成的予中國以精神援助的可能性。因為太平洋地帶今後之安全與進步全靠著列強對於日本軍武主義的制裁和獨立自由的中國的再造。假如今後的前途竟是無休無盡的戰爭和混戰，以及軍武主義的繼續增進，那麼，美國人民就不用希望他們自己能逃出那種嚴重結果所生的影響。（甄忱譯自 Anderson, "Nov. 1938.")

慕尼黑以後的反法西斯聯合戰綫

第三國際書記
季米特洛夫 (G. Dimitroff) 著

在現時，正當蘇維埃人民，從資本主義的奴役中解放出來，慶祝給予第一次世界大戰致命的一擊的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二十一周年的時候，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有成百萬的人民成了殘暴的法西斯匪徒的犧牲。法西斯匪徒正把人類驅向一個新的帝國主義戰爭的深淵。

在目前各事件發生許久以前，斯大林同志屢次的發出法西斯政府正在準備一個新的帝國主義的屠殺的警告。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從蘇聯共產黨第十七次大會的講壇上，斯大林同志宣佈道：

「再像在一九一四年那樣，嗜殺的帝國主義的黨派，戰爭和仇殺的黨派，又都來到舞台

的範圍。

「很顯然的，一切在趨向一個新的戰爭。」（參看斯太林：蘇聯共產黨第十七次大會的報告。）

後來，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在同僑易·侯華德的談話中，斯塔林同志說：

「依我的見解，有兩個戰事危險的場地。第一個是在遠東，在日本的地帶。我記得日本軍人所作無數含有對其他國家的威嚇的陳述。第二個場地是在德國地帶。……在現時，遠東危險場地呈現最大的活動。不過，這個危險的中心會轉移到歐洲來。」

依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分析，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把德國法西斯掠奪計劃作如下的指示：

「德國法西斯黨徒們的冒險計劃是非常遠及的，並且期望有一場對法國的復仇戰爭，消滅捷克，併吞奧國，摧毀波羅的海各國的獨立，想把這些國家改變為進攻蘇聯的根據地，以及從蘇聯攫取蘇維埃烏克蘭。他們在要求殖民地，並在企圖引起重分世界的世界大戰。」（參看關於帝國主義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預備的共產國際的任務決議案，第一節。）

事件的全部過程已經表明共產主義者是何等正確的，正當其時，他們響起戰爭危險之臨近的警報，並且號召勞工人民按照聯合的人民戰綫的方案來反抗法西斯主義。

在一九三五年，意大利攻打了阿比西尼亞。法西斯的德國隨着撕破了凡爾賽和約，實行徵兵，武裝萊茵區域，並將它造成進攻法國的武裝根據地。它於是強佔了奧國，奪取了蘇台德地域，據有了捷克的一切軍事要塞，完成了改捷克爲其殖民地的分割。

在一九三六年夏季，德國和意大利，既經引起一個法蘭斯的叛亂，組織了反西班牙政府的武裝干涉。兩年來，意國的航空員和德國的大砲手把西班牙的市鎮夷爲廢墟，屠殺西班牙的婦女和兒童，蹂躪西班牙人民的土地，而這些西班牙人民唯一的願望不過要做他們自己家宅的主人。

爲了征服中國，日本法西斯軍閥，對於爭取獨立的中國人民，發動了一種同樣殘惡的戰爭。

所有這些事實都足以表明，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事實上已經開始。它已經在暗中開始，並不要宣戰。國家們和人民們已經不自覺的溜進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的軌道。戰爭已經在地

球上不同的部分由三個優畧的國家發動，這三個優畧的國家便是德、意、日法西斯統治集團。戰爭由直布羅陀到上海廣大的展開。戰爭已經把超過五萬萬的人民曳入它的漩渦。

根據上一分析，戰爭的發動是反對英、法、美資本主義者的利益的，因為它的目的是要獲得世界和勢力範圍的再分割，犧牲所謂民主國家的利益，以滿足優畧國家。

「這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的特徵便是，在目前，這戰爭是由優畧國發動和展開的，而其他的國家，戰爭實際是導向它們的「民主國家」，却裝作戰爭與它們無關，推託，退縮，讚賞自己的和平，嘲罵法西斯的優畧者，並且……一步一步的向優畧者讓出他們的陣地，同時揚言着他們在準備抵抗。」（參看新「聯共黨史簡編」俄文本第九頁，十八至十九頁。）

這一串殘暴的法西斯罪惡是怎樣造成的呢？它的成爲可能正由於所謂民主國家的統治勢力在法西斯優畧者面前一貫的退縮。

意大利法西斯得以泰然的進攻阿比西尼亞。它不僅奴服了阿比西尼亞，並且猛烈的攻擊西班牙。德國法西斯得以無碍的武裝萊茵區域。它利用這個來攻打西班牙，吞併奧地利，以

及壓服捷克。日本海寇得以奪取中國的滿洲和華北。日本軍閥以逐漸增長的傲慢開始了征服全中國的戰爭。「偉大的西方民主主義」的國家們一步一步的在法西斯劫掠者的面前退却，法西斯劫掠者一步一步的加強他們的陣地。

不過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國家握有防止戰爭爆發的方法。它們可以用國際聯盟贊助和平的會員國的聯合行動來制止法西斯侵略者。它們可以引用規定反對破壞和平的聯合行動的國聯盟約第十六條以達到這個目的。它們更可以實施經濟制裁，這辦法一定能強迫缺乏這些原料資源的德意日政府在贊助和平的人們的決心前面退却。像這種保持和平的行動，一定能得到既不要法西斯的束縛也不要戰爭的恐怖的一切人民的熱烈擁護。一種有力的人民運動乃是反對戰爭煽動者最有效的辦法。

但是，資產階級政府並不執行集體安全制度。它們沒有這樣做，因為它們不要這樣做。它們沒有這樣做，因為它們的政策是由反動的帝國主義者規定的，這些帝國主義，由於畏懼工人階級運動在歐洲的增長，民族解放運動在亞洲的發展，由於仇恨社會主義的國土，遂把它們自己的人民的利益犧牲給法西斯主義。爲了它們狹窄的階級的帝國主義者的利益，它們

任由法西斯主義割裂弱小的國家，以便利法西斯政府進一步的侵畧。

爲要同德國法西斯達到同意，這些帝國主義者社會的高貴的魁首們，不僅不顧他們所代表的「大國」的威信，還在法西斯獨裁者的手中遭受到如此的個人的屈辱，好似他們代表在戰爭中敗北的國家來講話。

爲要掩飾他們對人民的可怕的責任，他們徒然的想用他們那謊騙的支吾話，使人相信，他們之向法西斯獨裁者屈膝，乃是爲了挽救和平，從戰爭的恐怖中拯救歐洲和人類。

二

在任何戰爭發動的時期，祇有偉大的蘇維埃聯邦保持一種堅定的和平政策。假如別的國家接受了蘇維埃政府關於集體抗拒侵畧者的建議，和平定已保全了。成百萬的人民不會，像現在，被投入戰的屠殺場中了。

在阿比西尼亞受侵害的期間，同其他國家，蘇聯一貫的執行國際聯盟對法西斯意大利所規定的經濟制裁。從對西班牙共和國的武裝干涉一開始，蘇聯就主張由國際聯盟所屬的一

切國家，對德意侵犯者，作堅決的集體行動。不止一次，這個蘇維埃國家反對所謂不干涉政策，在事實上，等於對民主的西班牙加以封鎖，使干涉主義者得以運用他們的軍隊和軍用品，以消滅西班牙的人民，而不受損害。

當意大利海寇開始轟沉地中海的商船的時候，蘇維埃政府堅決的主張制止這種海寇行爲，於是提出著名的尼翁協定的簽訂，這協定的目的便在於和平商業航行的保障。在國際聯盟的大會及其委員會中，在不干涉政策委員會中，以及在一切別的團體中，只有蘇聯無保留的擁護西班牙人民的正義地位。

在因日本軍閥侵畧中國而召集的布魯塞會議中，蘇聯堅持一種集體抵制日本侵略者的政策的執行。中國人民知道，在蘇維埃人民中，有它永不動搖的朋友，中國主權和完整和獨立的擁護者。

當德國法西斯向奧國移動軍隊的時候，蘇聯會向其他國家政府提議它們應採取聯合行動以制止法西斯主義者的贖武行爲。

當德國法西斯向捷克揮刀的時候，當波蘭和匈牙利的惡毒在捷克人民的身上猛啄的時候

，蘇聯所採取的立場是大家都知道的。按照與捷克簽訂的協定，蘇聯向全世界宣佈，假如侵略者遭受攻擊，它隨時可以赴援捷克，並且一定完盡這條約中所規定的責任。蘇維埃政府同時警告波蘭，它向捷克的進攻將亦連帶的取消波蘇不侵略協定。

爲了和平的真實保障，爲了一切國家工人階級的利益，蘇聯執行它的政策，它的和平政策是與一切人民的願望相合的。蘇聯是反侵略戰鬥的支持者，是弱小民族和國家反抗法西斯侵略和帝國主義奴役的忠實保護者。社會主義的國土是全世界工人階級解放鬥爭的堅壘，是結合國際工人階級和反法西斯人民戰綫的最重要的因子。

在它爲和平的奮鬥中，蘇聯把它自己建立在勝利的社會主義的力量上。每一個新的社會主義的工場，是一切國家的人民反法西斯鬥爭中的一個新的堡壘。每一個繁榮的集體農場是黑暗的反動勢力的一個新的打擊。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每一個勝利加強了全世界勞動人民的力量。這個蘇維埃國家的文化和科學是爲全體人類服務的。蘇維埃人民之道德和政治的團結增加勞動人民間國際團結的主要力量。

現爲深刻的普遍的混亂動搖所主宰的資本主義世界中間，只有蘇維埃的人民平靜的注視

將來。蘇聯穩定而有自信的在完成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並且在向共產主義推進。

關於偉大的蘇維埃人民，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幟下，所逕行的道路之正確，每天都新的證據提供資本主義世界的勞動人民。關於爲社會主義，爲本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爲農民耕種集體化的列甯斯塔林的黨之全部的廣大鬥爭；關於反對敵人的好調，根絕蘇聯內部的法西斯主義的托洛斯基—布哈林代理人——這一切都在國際工人階級的心中逐漸成爲他們自己的主張，他們所極端尊重的主張。

全體勞動的人類親切的連繫在蘇聯之圓滿的鞏固中，連繫在偉大的蘇維埃人民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階與人民間的連接之斷然的加強中。在此處好在有成功的爭取世界和平的最重要的保障。

三

現時對於勞動大眾和人民有一種最危險的謬見，便是相信這種荒謬的祖護法西斯的鬼話以爲和平已由分割捷克得來，德國法西斯已因道次的暴舉完成它在歐洲的侵略計劃。於是

人民可以安枕而眠，不必憂慮一場新的戰爭。只有法西斯罪惡的幫兇，只有人民的欺騙者或無望的政治白痴會散布這一類的鬼話。沒有意識正常的人會否認，自從慕尼黑黑的反動勾結以後，法西斯侵略者的橫暴無恥已經大見增加。並且這是當然的，因為德國法西斯已經由反動的英法資產階級供給了新的特別優越的戰略的和經濟的陣地，以從事帝國主義戰爭之進一步的發展。現在問題已經越過法西斯國家武力修改凡爾賽和約的界限。

現下的問題乃是地球的重新分割。現下的問題不僅是現存殖民地的再分，乃是歐洲自身的再分割，一些歐洲國家的殖民地，和一些歐洲人民的帝國主義的奴隸化。

法西斯猛獸自己並不以為隱藏他們的掠奪計劃是必須的。在佔領蘇台德區域之後，法西斯主義者所傳播的地圖清楚的指示德國法西斯的計劃。按照這地圖列舉的程序，一九三八年春天要決定奧國的命運，一九三八年秋季來決定捷克的；一九三九年春季要打南斯拉夫；一九四零年秋季掠取的目標乃是波蘭；正在準備中的是一九四零年春季攻打匈牙利；一九四零年秋季攻打維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在一九四一年春季，法、比、荷、丹麥和瑞士都將成爲法西斯進攻的對象，在一九四一年秋季，法西斯德國計劃它向蘇聯的攻擊。此外，我們從這

張地圖中知道，德國法西斯慷慨的把一大部分西班牙，法國，希臘的南部區域，一大部分土耳其，敘利亞，巴勒斯坦和北非洲留給法西斯的意大利。

但看德意法西斯在英法領土前進行的分裂工作，便可以明白法西斯真的在執行這些計劃。德國法西斯在阿爾薩斯，勞倫從事猛烈的分裂活動。在法國庇里尼邊境上，德國法西斯積極活動，從事建立一個攻打法國的根據地。法西斯主義的代理人正在捷克國內的斯拉伐克和烏克蘭煽起分離運動，在甫斯拉夫，羅馬尼亞，在巴爾幹領導分裂工作。他們正準備下一次向立陶宛和其他波羅的海國家攻擊。波蘭法西斯，一面爲虎作倀，向破裂的捷克攫奪，向立陶宛張牙舞爪，而他個自身，由於他們的搶劫政策，却把波蘭的獨立交付在貪得無厭的德國法西斯的進攻的威脅下。

不過法西斯匪徒打錯了算盤。人民們還沒有說出他們那果決的話。

自從帝國主義的世界大戰停止以來，從沒有像現在這樣，對於製造戰爭者感到如此深厚而強烈的仇恨。一種反法西斯罪惡行爲的人民的憤怒的波浪在一切國家中湧起來。當陰謀者在慕尼黑把有文化的、民治主義的捷克共和國粉碎並犧牲給法西斯主義的時候，反擊法西斯

侵略者的運動有了清楚的表现。在世界重要的各國中，有成百萬的人民起來保護它。在大不列顛，要求保衛捷克的大會在許多日子中繼續不斷。許多最大的工會，社會組織，知識界代表，社會著名人物主張予法西斯匪徒以集體的反攻。他們堅持英，法，蘇結合它們的力量來扶助捷克。很有勢力的英國報紙發表了成百封的讀者來信，抗議英國資產階級出賣捷克。成千類似的抗議寄結報紙的編者。合作社執行委員會，代表五百萬會員，要求英國政府召開國會和援助捷克。

當英國全國總工會代表團在巴黎同法國的工會領袖開會回來以後，在大不列顛全國開了幾千個民衆大會，反對向德國法西斯屈膝交歡的政策。抗議的運動隨着過去的一天增長起來。

在美國，雖有宣佈所謂孤立政策左袒法西斯的份子的阻撓，扶助捷克的運動格外來得廣大。二十一個民族的團體（捷克人、斯拉伐克人、塞爾維亞人、羅馬尼亞人、和其他）打電報給美國總統，要求凱洛格協定應當履行，集體安全制度應當實現，以保衛捷克。相同的要由社會、工會、和其他組織的代表，以及由許多科學和文化界的名人提出來。在美國的一



些城市中，「援救捷克」的委員會建立起來。在國內一些最大的中心區（芝加哥）舉行了廣大的示威，每一次都有成萬的人民參加。

在法國，全國掀起反慕尼黑協定的戶內戶外集會和示威波浪。不僅是工會和社會組織，連有權威的軍人社會也已宣說支持捷克的需要。

即使在那些國家，舉例說，如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波蘭，在那兒存在有法西斯的政權，人民大眾依然有方法表示他們對捷克的同情和援助它抵抗德國侵略的心願。成千的人民發表他們加入捷克軍隊作義勇軍的希望。在歐洲各首都的捷克使館接到大量含有這種情緒的表現的來信。

從遙遠的澳洲，工會的代表們對捷克人民表示了對德作戰時加以援助的應許。

人民運動在慕尼黑協定後格外得到廣大的開展。民衆愈來愈明瞭統治黨派在法西斯主義前退縮的政策的事實意義。祖法西斯界及其在統治地位的代表們所做的煙幕，直接爲第二國際和國際工聯會一些反動領袖們所贊助的煙幕，並且用來使人民相信和平是在慕尼黑得救的煙幕，正在開始迅速的消失了。

四

在國際政治中可以看出兩個基本的傾向來。

一、德意法西斯主義者和英法帝國主義者中間的勾結政策之進一步的行爲，這乃是反對他們自己的人民的重要利益的，反對劣於防衛的民族和國家的，反對國際勞工運動的，反對民治主義的，反對社會主義的偉大國土的一種勾結。

二、工人階級的聯合戰綫運動，反盜匪勾結，反法西斯侵略，保障世界和平的人民的聯合戰綫運動。

第一種傾向導入西班牙和中國的瓜分和被奴役，導入獨立的被奴役，導入殖民地奴役的加深，導入帝國主義戰爭進一步的展開。

第二種傾向導入西班牙和中國對於法西斯強盜的勝利，導入弱小民族的自衛和羈立的鞏固，導入法西斯侵略者的制止，以及導入世界和平的保障。

沒有疑問，正是這第二種傾向與一切國家的工人階級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不過爲要

使它勝利，資本主義民主國內的反動必須禁壓，對法西斯侵略者的屈服必須禁止；政府必須建立在人民大眾上，尊重他們的利益和願望，政府要隨時抵抗外來的法西斯敵人。

最近的事件最重要的教訓乃是，除非反動的帝國主義者黨徒和投降敵人的人們在國內受了鎮壓，就不能制止猖狂的法西斯寇盜，就不能領導一種勝利的鬥爭以保障人民的自由和獨立，也不能保障世界和平。

工人階級及其共產主義的前鋒乃是和平之最果決最忠實的信徒和戰士。不過這並不是說，它要犧牲一切來主張和平，也不是說，「爲了和平的緣故」，它要把自己的人民和國家投給法西斯的惡鷹。凡是願意建立真實而經久的和平的人，必須運用一切可能的力量和方法，以抵抗法西斯侵略者和奴役者，並且要堅決的排除法西斯侵略者的投降者和幫兇，以他們那虛偽的和平說教來欺騙人民的人們。

世界和平的保障，反武裝法西斯侵略的人民的保障，是不能以口頭上和和平的宣言和祈求來成就的。要緊的是積極的戰爭，堅決的抵抗。武裝法西斯的侵略是必須用人民裝甲的拳頭來對抗的。

按照現在進行情的事件，國際工人階級和一切國家的勞動大眾當前的任務是什麼呢？這些任務可以簡短的歸納作以下的幾項：

一、破壞法西斯侵略者和英法帝國主義者中間的匪寇勾結政策；

二、堅決的抵制資本主義民主國內的反動勢力，這種反動勢力正在對着勞動人民的社會成就，民主主義的自由，勞工運動，抬起它的頭顱；

三、擔保西班牙和中國人民對法西斯惡魔的勝利；

四、保護捷克人民和弱小國家的人民不受外國的壓迫

解決這些任務的力量是十分真確的存在的。所需要的只是把它們施諸行動。

在戰後的政治史上，要找出另一個時期，像現在這樣，工人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利益，弱小民族，失去獨立的和殖民地國家的利益，文化和科學的利益，和平和民主主義的利益，都與反對人類最可惡的敵人法西斯主義的共同潮流相一致相融和，怕是難得找出了。這實在是建立工人階級和一切國家人民反法西斯的野蠻行爲和帝國主義大敵的勞動者的聯合戰綫的一個真實基礎。

建立反法西斯侵略和掠奪的有力的聯合戰綫的決定任務屬於國際工人階級。歷史發展的過程把工人階級推作反法西斯盜匪的人民抵抗戰綫的發動者，組織者，和領導者。

工人階級是現代社會最前進的階級和至高無上的力量。它的前鋒隊伍已經在六分之一的地面上戰勝資本主義的黑暗勢力，並且已經建立了一個新的，社會主義的社會。國際工人階級，對於將全世界資本主義的奴役和榨取的鎖鍊加以最後的破除，感到非常的關心。它乃是反動派和法西斯之最不妥協的敵人，反對一切對人民的壓迫和奴役的，反對一切搶掠戰爭的最堅決最忠實的戰士。

形成了它的人民的脊梁，擁有它在國家生產生活上的決定任務的廣大的便利，更因它的數目和它的集中而有組織的性質的便利，工人階級乃是一個國家的自由和獨立的最堅固的堡壘。

工人階級在現在社會中乃是唯一的階級，武裝有馬克思和列寧主義最前進的科學，有照鑒對反動勢力，法西斯主義，和戰爭作戰的途徑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太林的偉大教訓。

這一切把一個歷史的責任放在工人階級上面。假如它要完成它做世界一切反法西斯勢力共同戰綫的發動者和組織者和領導者的任務，它就必得明瞭它自己的力量並且能夠運用這廣大的力量來將勞動人民大眾結合起來。它必得深切感到堅決領導反法西斯人民運動的需要。不過爲要使工人階級結合並鞏固反法西斯的人民運動，它必得首先在對戰共同的敵人的鬥爭中在它自己的階級中建立統一。工人階級的統一反對者，反法西斯人民戰綫的反對者，不拘他們是誰，不拘他們把自己隱匿在什麼樣的假面具後邊，必得無情的揭露和指斥做國內反動派和法西斯侵略者的幫兇。

在目前這種特別負責任的時刻，我們必不可以把自己限制在工人階級統一的宣傳上。今天，統一已是在實際上必須建立的了，要排除它途中一切的障礙。有不少的人不反對「談論統一的利益，但是他們自己絕不出力去實現它。假使以爲一種一國的和國際的工人階級的聯合行動可以不用不知疲倦的鬥爭來實現，那就未免太幼稚了。我們必不可以欺騙自己，以爲江次階級的統一可以實現，不經過一種反對工人運動內部的反對派的鬥爭，反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敵人的鬥爭，反對把資產階級的勢力帶進無產階級的隊伍中的人們的鬥爭，反對托

洛斯基派和法西斯一切其他代理人的鬥爭。

以整個的國際形勢迫切的要求，國際工人階級——雖然在他們中間存在有各種不同的意識的觀點和黨派的政治傾向——要盡速在反法西斯的鬥爭中尋出一個共同的語言，並且執行唯一的二種阻止法西斯強盜和戰爭煽動者的國際政策，並且保證民族間和平的主張。在勞工運動的隊伍中醞釀着的召集一個一切國家的工人階級組織的代表的國際工人大會的理想的實現，乃是這條道路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切實的步伐。這個大會對於保障西班牙、中國、工人階級的社會利益和民主主義的自由是必需的，因為如此可以結合起國際無產階級反法西斯的慕尼黑陰謀的切實力量。

對於如此重要的國際工人階級運動的聯合行動的成就，不能有無法勝過的障礙。……法西斯侵略者正為他們「慕尼黑」的勝利而奏凱。他們正為新的盜匪陰謀和罪惡陰謀狂烈的準備。他們在這這頭受到資產階級民主黨內勞工階級和社會主義最危險的敵人的幫助。沒有信念的大概，屈服了的大概，組織的失約都對着法西斯的長統靴低下了他們的頭。但是法西斯主義者慶賀得太早了。他們的「勝利」是一個絕不潰跌的勝利。這是一個為他

們帶來失敗的勝利。他們吞併了奧國，但是七百萬奧國人民仇恨他們。他們攫取了蘇台德區域，但是引起了捷克人民對於他們的極端憤怒。他們壓服了捷克，但是引起一切小國來反對他們。他們在流西班牙人民的血，但是二千萬西班牙人帶着咒咀宣布德國干涉者的名字。

法西斯主義者，因為他們的橫暴無恥，正在引起全世界來反對他們。因為他們的掠奪，他們正在引起進步的人類最深廣的憤慨。因為他們的侵略，他們正在挖掘他們自己脚下的地面。復仇的時間就要到來。一個統一的工人階級，偕同人民真正的民主勢力，足以制止法西斯毀約者和煽戰者，再加上他們自己的人民，就足以顛覆法西斯主義。

在世界上，沒有，也不能有，這樣一種力量，可以把歷史發展的輪子轉向後方。將來不屬於腐敗的衰落的資本主義及其有毒的惡臭的污溝——法西斯主義；乃屬於上昇的社會主義，全人類的全體勞動人民的眼光都朝着它轉過來。（无住節譯自 Pravda, Nov, 7, 1938.）

拜世的夜德魯尼

拜世

附

錄

歐洲危機中主要事項日誌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月

八月三日 英國調人任錫曼勳爵，抵布拉格。

十日 捷克政府與漢倫黨談判無結果。

十四日 德國大操開始，在危機中做成德國為歐洲最強的陸軍國家。

十九日 捷政府讓步，蘇台德黨人認為不足。

廿五日 捷政府新提議復被拒絕，德國輿論界開始攻擊布拉格運動。

廿八日 英財相西門，在拉那克（Lancaster）宣言，英國對法國與捷克的態度，仍然不變。

九月一日 希特勒與漢倫在貝斯加登會談，決定新動作計劃。倫錫曼使節團在布拉格接到英國寄來的防毒面具。

三日

蘇聯外長季維洛夫，接見德駐蘇大使，告以捷克若被德攻擊，行則蘇聯當對捷克所負的責任。

四日

法外長龐納在博爾多演詞中，聲明法國對捷克當履行其條約上的責任。

五日

法國召集後備役及專門技術人員。德國國社黨大會在紐倫堡開幕。

德政府提新讓步，並聲明爲最後條件。

七日

泰晤士報登載文一篇，認爲問題之最好解決辦法，爲將整個蘇台德割讓德國。此文爲英政府所否認，但賦與希特拉希望更濃。

蘇台德區發生事件。

八日

張伯倫突停止假期返倫敦。

哈里法克斯，龐納，斯巴克，改期赴日內瓦。

英駐德大使漢德森擬在紐倫堡得謁見希特勒不果。只得晤德外長里賓特羅甫

，而警告德國對捷克問題的急速步驟，英國國內艦隊集中北海操練。

九日

蘇台德黨宣佈緊急狀態。

十日 戈林在紐倫堡演說，稱捷克人爲小白種人中最卑賤之一族……莫知其所出處。

倫敦閣員重要會商。

十一日 龐納在日內瓦與李維諾夫及羅馬尼亞外長康倫討論。

唐寧街發給外國報紙消息：捷克若一旦被侵，而法國捨入漩渦時，英國不能保持中立。

比利時、荷蘭、瑞士實行軍事、準備。

十二日 希特勒在紐倫堡演說，備極斥責布拉格，但演辭真旨不明。

巴黎閣議，參謀部長甘姆林將軍參加。

倫敦閣議。

捷克對公民投票之提議，提出抗議，并要求有參加任何以決定其國運爲目的之國際會議之權利。

希特勒演說結果，蘇台德區發生流血衝突，捷政府宣佈該區戒嚴。

十三日 倫敦與巴黎之參謀部人員會商。

蘇台德區流血事件更多，戒嚴區域更廣。

下午五時三十分，蘇台德黨致捷政府最後通告書，要求六小時內取消戒嚴。

布拉格政府邀請蘇台德黨領袖等赴布拉格談判其最後通告書，但被推却。

十四日 張伯倫致函希特勒。希特勒邀請張伯倫到貝斯加登。

蘇台德區發生槍擊，死傷者甚多。德國運來軍火沒收。戒嚴更擴大。任錫曼

使節團人員與漢倫談判無效。

希特勒在貝斯加登與主要軍官們會商。

十五日 希特拉與張伯倫會晤於柏提斯出登，希氏要求蘇台德區之割讓。

漢倫及其黨之代表等逃入德國。捷克當局恢復蘇台德區秩序。動亂結果：死

者廿一名，大部爲捷人；傷者七十五名，捷人佔六十一。

十六日 張伯倫携希特勒提議返倫敦。

蘇台德黨停頓，對漢倫及其他黨員等刑事訴訟開始。許多蘇台德人，不滿

德漢倫進行立法者，表示願與政府繼續談判。

在德捷人被捕，並以爲質。

任錫曼離布拉格返倫敦。

匈牙利內閣與攝政霍爾第秘密會議。

十七日

蘇台德區之特殊辦法更趨遲滯，漢倫發表宣言，創立蘇台德義勇軍。

倫敦巴黎閣員舉行討論。

華盛頓開閣議。

十八日

捷總理霍察博士無線電廣播，不允舉行公民投票。如被迫戰爭，則一定作戰。

墨索里尼在特里斯德演說，贊成公民投票。

達拉第與龐納參加倫敦會商，結果決定接受希特勒貝斯加登之要求。

十九日

達拉第與龐納返巴黎與閣員會商，接受倫敦決定。

下午捷政府被通告，須依照希氏要求，割讓蘇台德區與德，并聲明爲在倫敦

所決定。

二十日

波蘭與匈牙利第一次非正式的向捷克提出割讓某部地方要求。

巴黎、倫敦、布拉格、政治與外交活動，備極狂熱。

匈牙利外長與波蘭大使訪希特勒於貝斯加登；擬具行動計劃，進一步向捷要求土地割讓。霍爾第訪戈林於東普魯士之史脫恩堡。

捷政府延遲接受，巴黎與倫敦向之催促。英法大使向貝尼斯總統通告。捷政府提議將爭執交由德捷所組織判會仲裁。

法政府內部發生意見。

波蘭駐英、法、意、德等大使，正式宣言波蘭對捷克某一部土地之要求。

捷克國防總衛兵被襲擊，爲德國所指揮。

英閣內部委員討論捷政府之答覆。閣議開至下午十時四十五分。唐寧街與巴黎電話談商。

廿一日

晚上英法大使再向貝尼斯總統通告，英法催促捷克接受要求，布拉格終於接受。

匈牙利外交界宣稱其對捷克某一部分土地之要求。

布拉格民衆憤於接受英法之決定，舉行示威。

倫敦閣員會商；張伯倫覲見英王。

李維諾夫在日內瓦聲明，如法國對捷克履行其條約上責任，蘇聯一定相助。

廿一日

張伯倫飛赴哥德斯堡，談判從下午四時至七時十五分。

法國三閣員擬提出辭職，但後即收回。

貝尼斯總統無綫電廣播演講，籲請維持秩序，並宣稱有一計劃；霍柴政府辭

職，新政府成立，以薛羅維威將軍爲總理。

匈牙利將其要求通告布拉克。

波蘭廢棄與捷所訂之小民族協約。

廿三日

哥德斯堡談判破裂。

張伯倫與希特勒互相通信。

再度談判，從下午十時三十分至一時三十分。希特勒提出新要求。

巴黎倫敦通知捷政府勿有所行動，以妨礙談判。

下午十時二十分，捷政府從無線電宣佈軍隊動員。

波蘭軍隊集中捷克國境。蘇聯警告波蘭，若波軍第一人侵入捷境之際，蘇聯即廢棄蘇波互不侵犯條約。

達拉第發言，捷克如被德攻，法國當履行其責任。

季維諾夫在日內瓦發言，法國若對捷履行責任，則蘇聯當同樣履行。

廿四日 張伯倫自哥倫斯堡飛返；英內閣會商，法國開員被邀赴倫敦。

法國軍隊動員計劃繼續進行。

捷克與世界隔絕：電話、電報、航空均不通。

達拉第從無線電宣稱，法國已證明其和平願望，現在須證明其強固。

希特勒之備忘錄與其所繪之地圖遞交布拉格。英法不主張接受。

廿五日 法內閣危機僅免。法內閣決定須採取強硬立場。英法開員在倫敦長談。

捷政府發出拒絕希特勒要求通告。

廿六日

英法閣員在倫敦繼續會商。甘姆林將軍抵倫敦，會商軍事。

巴黎更籌備戰時方案，婦女兒童遣散。

羅斯福向各有關係國家呼籲。貝奈斯、達拉第、張伯倫俱有答覆。

張伯倫遣霍萊斯。威爾遜持函赴柏林。

比利時準備軍事對策。

希特勒在柏林史波爾脫巴拿斯特運籌揚演說，攻擊貝尼斯，聲稱蘇台德區域

須於十月一日前退出。

貝奈斯致波蘭總統莫錫基私人信。

英外部與張伯倫在希特勒演說後，發表重要宣言。

英內閣定星期三召集會議，進行戰爭準備。

美人游歐者，被勸告回國。

廿七日

英王取消赴格羅斯哥。

霍萊斯威爾遜再度晤見希特勒。希氏寄出與張伯倫之覆函，布拉格接到新最

後通告書，稱蘇台德區須於星期三下午二時前退出。

希特勒答復羅斯福。

達拉第擬組織統一國民政府，巴黎政治活動極忙。

美驅逐艦三艘抵歐。羅斯福個人向希特勒呼籲。

倫敦派發防毒面具及建築防空壕。

莫錫基致覆貝尼斯。波蘭注意捷克同意割讓一定地域。

張伯倫無綫電演講，英內閣終夜會議；致希特勒最後信，呼籲墨索里尼阻止

希氏。

英駐意大使與意外長史安諾會晤二次。

希特勒會見意駐德大使。

希特勒會見英法駐德大使。

墨索里尼與希特勒，史安諾與里賓特洛甫均互通電話。

德國否認致布拉格最後通牒。

廿八日

英王簽發海軍動員勅令。

張伯倫在下議院演說。

希特勒邀請張伯倫及達拉第翌日赴慕尼黑，與墨索里尼及彼共開會談。

捷克駐英公使要求准予參與慕尼黑會議。

廿九日 慕尼黑會議舉行。

三十日 上午十一時三十五分，協約簽押。

十月一日 德兵第一人開入捷克國境。

五日 捷克總統貝尼斯辭職。

世界知識叢書之二千四

慕尼黑會議後的世界

每冊實價七角
外埠酌加郵費

編者 世界知識社

發行人 徐伯昕

發行所 昆明成都衡陽蘭州貴陽
重慶桂林上海香港西安
生 活 書 店

印刷所 梧州柳州梅縣玉林南平
南寧赤坎立煌曲江星洲
生 活 印 刷 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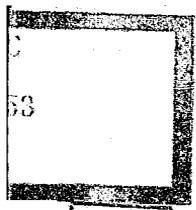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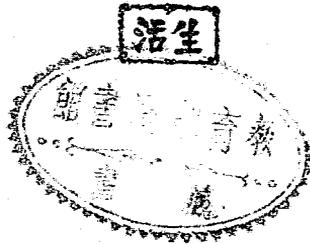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五月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再版

C. C. 746
2-2001-4000

1595

1147168

131



\$0.70